

七



鈍翁前後類稿卷四十八目錄

跋

跋四書圖

跋李義山詩注

跋歐陽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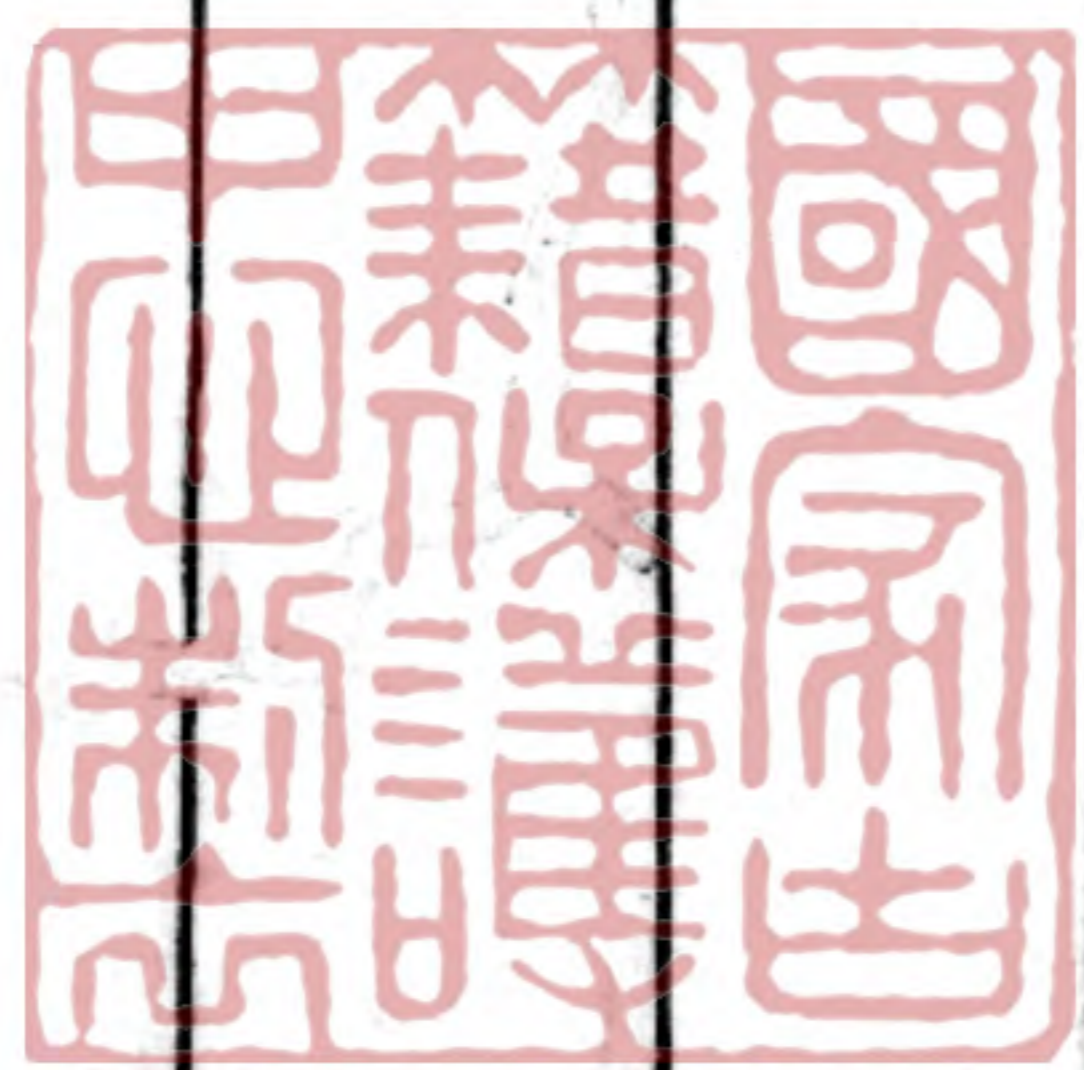
跋邵堯夫先天圖

跋蘇文忠公黃州謝表真蹟

跋宣和畫譜

跋鴻慶集

跋高似孫子略



跋朱文公與張欽夫劉共父論程集改字諸書

跋家禮

跋三衢文會

跋庚申外史

跋唐荆川集

跋文氏莽錄

跋衡山手蹟一

跋衡山手蹟二

跋劉子威前後集

跋周氏血書貼黃

跋劉公勇蘇門詩

跋王于一遺集

跋論道書

跋思子亭記

跋劔閣圖

知陳閣圖

知思子亭圖

知命書

知王十一歡樂

知公侯諸門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八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八

文彙三十六

跋

跋四書圖

予歷考唐宋畫家往往畱意經傳如書之無逸詩之豳風降訖孝經爾雅楚九歌之屬莫不有圖獨無圖四子書者有之自此冊始願益命畫工廣之庶幾備鄒魯之典型貌俎豆車服之器物得俾後之學者有所感發興起於其間於以廉頑立懦益不無少助云

跋李義山詩注

類彙卷四十八
古之爲箋注者莫不廣萃羣說以成一家自經傳而外顏師古之注漢書也實出顏遠游而後世不知遠游者以其成於師古也李善之注文選也實集張載顏延之沈約薛綜徐爰劉淵林諸家之長而後世不稱述諸家者以其會粹於善也常熟釋道源解義山詩未竟而歿吳江朱子長孺作箋注頗採用之而錢夕公馮定遠及陳氏潘氏諸說亦附焉未嘗揜沒其姓氏雖於道源亦然長孺示予道源注原本頗多蕪累且間有所遺漏長孺翦絕裒益不啻什之六七其用意良亦勤矣吳人不察

往往竊議其後幾使長孺如郭象之於向秀此皆耳剽目竊之論不足信者也長孺每爲予言道源所引釋氏書最稱灑博非得此注某書亦不能就也蓋其通懷樂善如此而忌者猶嗷嗷焉予恐後進有惑其說者故題於箋注之後

跋歐陽公集

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之論隱公非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堯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

類彙卷四十八
循其說而橫從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
卽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卽巧者傳
也此其原委皆顯顯然可見儻古人亦不盡諱之
與

跋邵堯夫先天圖

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無所授死葬其書冢中
及吳曦叛盜發豫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
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者賄盜取之以授盱
江廖應淮應淮死鄱陽傅立得之傳又傳婺人齊
琦考宋太史作溟滓生贊所敘廖事尤奇廖遇余

安裕弋陽將以其學教之安裕勸廖業中庸廖厲
聲曰俗儒幾辱我康節矣旣宗先天之學頗自負
知易見諸易師傳疏輒加訕笑及論後天則尊羲
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爲九師之言
且謂說卦非聖人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
卦直漢儒記爾性使酒難近在臨安每痛飲不醉
不止醉中嘗大叫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
數爲太學生熊某指示國將亾兆最悉臨安人皆
以爲狂居亾何而元師入矣廖無子畜一義女瀕
死告其女曰後一月中朝當命山姓烏名使者徵

吾及傅立立當過吾門女可以吾藏書示之卒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則崔鵬飛云先是林黃中袁機仲最後黃東發先生皆力辨先天學非是東發私淑朱子獨此說與朱子異蓋不知其奇驗果如此也予因略其概附圖後

朱子發謂陳搏以此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又魏萼父謂此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其前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始大明云云此則圖之原委也

王伯厚又謂邵與胡文恭公同受易於廬山一隱者老浮屠遂得皇極經世之學且云出謝上蔡記文其說尤異或又謂先天圖卽古之河圖萼父亦以爲疑此則非是

跋蘇文忠公黃州謝表真蹟

黃州通守宋牧仲購得此表於京師及其還也將謀刻石郡齋以備黃之故實予文牧仲五年觀其文章議論殆不減蘇門鼉張一輩人物而其所守又在雲菅澤南之地凡雪堂嘯軒岐亭赤壁長公之所游處者牧仲皆專而有之宐其懷高山景行

類彙卷四十八
四
之慕也然長公自遷謫以後日益窮困官中所折俸錢例得退酒袋數十耳衣食不給則俗東坡數畝躬耕其中以庶幾來歲之一飽亦大可歎矣而牧仲則出自禁近扈從之列乘朱轎佐蓮幕有江山風月以寄其登眺有將母之樓退休之圃以舒其歡歌翩翩然發舒其志是豈長公所能及哉予固遷謫無聊者不勝妒且羨於牧仲因附識其語

跋宣和畫譜

右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宐其王於賞鑒者

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為贗筆無疑又有李贊萼畫女真獵騎圖贊萼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萼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真贗各半邪

跋鴻慶集

仲益嘗仕僞楚先儒謂其平生出處至不足道蓋以此也集四十二卷考周益公原序可見今此刻

僅十四卷又改周序以遷就之如吾郡重修寒山寺記靈巖智積菩薩殿記皆佚去矣又王仲言揮麈後錄載仲益一事有爲晉陵主簿者死其子求仲益作誌銘遣人達意云文成縑帛良粟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仍溢美之旣而寒盟且作啓爲謝仲益極不堪亦以啓報之略云米五百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媿辭諛墓中人遂成虛語云云此銘與此啓今亦不載集中

跋高似孫子略

高氏疑孔叢子僞書歷引孟子及家語後敘證孔子子思無問荅事最悉然予以爲非是漢書孔光傳首載孔氏譜牒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高則伯魚爲子思父審矣孔子家語孔子年二十娶元官氏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後三年始卒使子思猶未生則孔氏譜不足據邪史記魯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壽止六十二使穆公時猶在則與孔子相隔絕久矣其去伯魚當益遠不得爲其子然徧考諸書又不言孔子有佗支庶何也予以爲宐從

孔叢子蓋孔叢子與譜牒皆出孔氏子孫之手其說必有證左非佗書臆度者比也嗚呼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迂儒小生讀書不知變通往往舍其大者旁引瑣細以相辨難豈非好古而失之愚者哉

平土書

前賢遺集不可改者如此夫改沿爲泝改姪爲猶子其說率有據依然且文公闢之至於目爲專輒爲輕肆爲失其謙退敬讓之心何其詞嚴而義正

也又況學識不及胡文定公與張劉諸君子而遂塗竄其賢祖父之詩若文乎使文公復作決當如何揮席而未俗視之恬不知怪蓋其相安於輕肆自大之習久矣此吾所以歎也親爲人之孫曾旣不能盡讀其遺書而又率情奮筆欲以陵蔑其前之人而誣罔士大夫之心目極其流敝有不啓子姓悖逆之漸者乎此吾所以再歎也後生晚進見聞陋狹往往喜同惡異相與蛇糾蚓結而不可解稍有異議者出其閒則羣然譟而侮之世無文公孰能知予言爲非過者此吾所以三歎也於是乞

宗人昭茲悉錄文公所與張劉往復諸書而姑跋之以示學者云

跋家禮

按年譜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也今姑卽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旣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日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日而畢之義四也

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假使禫祭得十在二十七月後

一句則是間二月而禫非間月矣

十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

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曆中坊本閒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惟此爲正德以前所刻附以楊氏注劉氏增注補注雖有闕譌豈可喜也

跋三衢文會

右三衢文會一編元仁宗延祐六年刻於鄱江蓋詔行科舉已五年矣一時巨公名士遂相率由科目以進殆莫熾於延祐如史所載張文穆公起巖

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許文忠公有王楊待制
載則皆二年進士也汪文節公澤民虞仲常槃皆
五年進士也其人儒術吏治文章節義類皆卓然
傑出著聞於世者然則科目亦何負於國家哉此
編雖江澗閒私課亦足以見是時人文之盛編中
自余闡至汪誠凡十名皆全錄其文十五名徐徽
錄賦一篇十九名王世鳳錄經疑二道其文五十
三篇予既記其始末而又跋之如此

跋庚申外史

野史氏有言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論根腳夫所

謂根腳人者率皆生長貴富鬻羶擁毳之人也至
於布衣疏逖雖有雄傑之器撥亂反正之才屏不
得與聞國事於是以四海九州之大萬民之衆悉
舉而付諸鬻羶擁毳飽食煥衣之徒使之坐廟廊
據樞軸以相左右問之以兵刑而不知問之以財
賦而不知問之以獻可替否興利除病而不知彼
之所娛者聲色耳所婪者苞苴耳所固戀而不忍
一日舍者名位耳當此之時淫朋比德夫已極矣
而爲之君者又益之以驕奢縱恣甚則君臣相謔
男女裸逐酌酒宣淫俾晝作夜雖受辛之惡蔑加

於此自時厥後威福賞罰之枋芴落倒置上之則
 豔妻煽虐主器弄權於內次之則建牙把戍之臣
 飛揚跋扈挑刀走戟之寇咆哮陸梁於外天既怒
 矣人既怨矣夫安得而不土崩瓦解哉考諸至正
 改元之始庚申帝非荒淫不道者也蓋亦嘗復科
 舉以興賢能矣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
 貞觀政要以求治本矣享太廟耕藉田禮服祀南
 郊以復舊章矣賜高年帛立常平倉蠲天下田租
 命使宣撫十道以效恤民之政矣卒之臨御既久
 積久生惰積惰生驕辟諸魚游於釜燕巢於幕而

恬然恃以為金湯磐石也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
 而忘亂一旦眾潰身竄為後世笑說者謂元亡於
 盜賊予謂盜賊非能亡元也木蠹而後蟲生草腐
 而後螢出非盜賊之亡元元自亡也不然彼揭竿
 而為難者狐鳴鼠竊直速取屠戮耳豈能滅元之
 社稷而夸其宗廟哉此史凡二卷明初權以制氏
 所輯自元統已來佚事略具可與元史及輟耕錄
 兩書參觀予故錄其本云權名衡至正末隱居太
 行黃鸞山中其書一名大事記

陝川跋唐荆川集

荆川集若干卷購諸京師其中字本非譌而間有
改竄不知誰氏之筆斯人蓋妄人也吾嘗見里儒
塾師讀書不多遇其所不解輒以臆變易原文者
多矣晉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我乃今知之矣在
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然
則不知而妄改者孔子所惡也故書於此以示凡
讀書者

跋文氏葬錄

文先生之歿也一時名公鉅卿弔祭贈賻者相繼
二承所輯手書祭文至於如此之多夫亦盛矣先

生當承平右文之日能以文章德望傾動海內同
邑後進若陸少卿子傳王吏部祿之以訖陳道復
王百穀之流皆及其門其流風餘緒吳人至今傳
道不絕非如一藝之士僅以筆精墨妙見推者比
也何元朗云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
窘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
惟黃泰泉馬西玄陳石亭與相隣倡甚歡二人只
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閒今世
豈更有道著姚涑楊維聰者邪錢牧翁評之云快
哉斯言百世而下猶可以興起也予讀牧翁所記

每歎息流涕於此故附識葬錄之末

跋衡山手蹟一

右待詔文先生家報九紙皆北上授官時所作第一紙寄三小姐當是指其配吳夫人餘八紙寄國博和州兩公按和州先君行略以壬午歲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此卽第四紙中十七日到灣十九日入城畱王繩武處是也行略甫十八日吏部爲覆前奏授待詔卽第六紙中擬在初八日考不意初六日命下遂承待詔之乏是也惟由前月十九日數至閏月六日當如行略作十八日無疑今札

中以八爲六或不數入城與奉旨兩日耳又按王弇州所作文先生傳有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超授之語然先生雖已投卷本未及就試而授職且試事皆隸禮部試訖始移吏部傳中云云俱非是王最號博洽尤長國家典故而紕繆乃爾并附正之

跋衡山手蹟二

文肅公跋蓋在崇禎庚午歲方與其甥文毅公同在翰林故文毅亦有跋也先是文肅疏救王莊毅公忤逆奄魏忠賢奉中旨降二級調外已遂削奪崇禎己巳以倪編修薦起官侍讀進左春坊左中

允再進左諭德掌司經局事尋疏劾逆黨僣用事者幾得臯後以奉使益藩歸里再請告不允卷中用司經局印當是掌局時而及其爲跋則已奉使在道矣予繫印止待詔祖孫故略疏文肅出處附於卷末

跋劉子威前後集

子威之文率多僻字奧句支離詰曲不可句讀蓋前此則江亶爰後此則文太青之輩行也聞子威盛時有同邑卜者袁景休每向客指摘其字句以爲笑子威聞之大怒愬諸官官爲攝景休答若干

且數之曰若尚敢謗訕劉御史文邪景休怡然昂首荅曰民寧受荅數十耳不能改口妄諛劉御史也官笑而止吳人至今傳其事蓋文之有美惡如圭璧之與武夫珠琲之與瓦礫凡有目者皆見之有心者皆識之而近世妄庸人乃欲掉其口舌肆爲異同之論包然陸梁若將啗人者豈能禁海內之士勿爲景休邪是亦愚矣

跋周氏血書貼黃

右血疏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君子佩少時所書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頌其父忠介公冤刺兩指

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摘貼黃中數字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泣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文煥李實兩疏敢於誣調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換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倪李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胆蠅棄穢也讒人罔極文亂四國此古今同轍者爲之一慨

跋劉公勇蘇門詩

管歐陽子年四十有四畱守南都約梅聖俞買田

穎上作思穎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予嘗讀而高之予同年生劉子公勇曠達之士以高第得爲比部郎數月矣顧鬱鬱不自得乃欲弃其所居官移家隱蘇門之上賦詩二章邀予與之偕隱亦如歐陽子之約聖俞也公勇爲予言曰蘇門山谷秀麗水竹深茂其麓有夏峰邨邨中居人不逮數十家父老子弟皆淳樸無機心可與爲友又曰孫先生鍾元有道之士也避世亂流寓於此某將往而依焉然則公勇其果能投簪解紱奮然爲此行邪抑姑託諸空言而已乎予考諸宋

史歐陽子自皇祐至和以後受知於天子歷官禁
近遂居中書嘗續爲思穎詩十有七篇蓋深悔其
言之未踐也其後雖得歸老穎上而聖俞則已前
死久矣今公勇方壯視歐陽子畱守之年尚少其
一而予之齒又少於公勇位卑而秩微未及爲
天子所知其出處去就俱可以自主庶幾相與買
田者有日而不致詒歐陽子之悔也哉

跋王于一遺集

小說家與史家異古文辭之有傳也記事也此卽
史家之體也前代之文有近於小說者蓋自柳子

厚始如河間李赤二傳譎龍說之屬皆然然子厚
文氣高潔故猶未覺其流宕也至於今日則遂以
小說爲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摺紳先
生難言之夫以小說爲古文辭其得謂之雅馴乎
旣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爲俗學而已矣夜與武
會論朝宗馬伶傳于一湯琵琶傳不勝歎息遂書
此語於後

跋論道書

予爲諸生時雖嘗習程朱之說然僅以備科舉之
用耳其中實無所得也去年春旣爲是書而甫草

淡不謂然力勸予讀程氏遺書朱子語類及予潛心求之固有與是說相發明者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朱子荅吳斗南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翫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者也先儒之說固如此甫草繫喜東林高顧之學又嘗師事木欣曹先生不識何以差別乃爾得毋有終身由而不知之患邪不然則如管賢所謂讀之不詳妄生穿穴者比也惜乎甫草已南歸矣埃異時相見當相與極言之

跋思子亭記

予繫不能書甫草強之使書乃爲書此卷竊因之有感焉易言天道之虧益地道之變流鬼神之福害與人之好惡相類而南萼老人獨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說疑若可駭顧嘗徵諸見聞小人或幸而得福者有矣君子或不幸而被禍者亦有矣以是信莊氏之說殆有激而云也今甫草以博學

洽聞退然自下之士縈爲四方所推重然年至三十有四而始舉於鄉三上春官而不第旣又以註誤見褫旣又喪其賢長子抑何天人之道參差不合如此邪予惟喟然三歎而已

跋劔閣圖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爲蒼潤及觀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閒頗有閑雅態若不知閣道之險者眞能品也予因思士大夫處崎嶇嶮巖之場率當安閑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者夫豈徒度閣道然哉同年子吳天

章出此圖示予因附識此語於後

祭文

大司馬祭文

賽晴文

祭季給事文

祭仲弟指九文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為蒼潤及觀圖中
人皆按驗位行指畫間頗有別雅態若不知閭道
之險者真能品也
國思士人天處崎嶇嶮巖之
場率當安閑如此然後川海於難昔輕薄疎妄未
章出此圖示予因摺痛此語外終哉同年子吳天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目錄

祭文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賽晴文

祭季給事文

祭仲弟搢九文

祭王夫人文

祭葉母姚太孺人文

代祀后土文

先府君祖奠文

亾妻袁宐人祖奠文

告祖廟文

告亾男筠文

亾男筠祖奠文

祭李命事文

祭李命事文

賽部文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

文彙三十七

祭文

大通橋土地神祠祈晴文

維年月日具官汪琬以羊一豕一告於大通橋分
司土地正神之靈曰嗚呼琬以不材奉天子命
而來以與神共治此地也生殺禍福之柄琬所不
能主者惟神司之乃自夏五月霖雨至於六月河
流汎濫道路沮洳役夫消搖馬牛疲弊車戶二十
有六人瑩瑩奔走所日夜叩望者獨依於神而已
神其忍見且聞之邪意者雨暘之不時天實爲之

以神之位卑而職微顧不及與知邪豈數不可輓雖如神之聰明正直亦不能自達於天邪抑車戶之桀驁不率者實開臯於神神將假手於雨潦以速之戾邪不然是皆琬之不勤不慎或有以召致斯災而神且漠然弗之恤也琬竊以爲分司者苟有溺職神宐請之於天小則爲疾爲癘以創懲之大則殄滅其身不當延及於二十有六人又不當阻國家之輓輸而降害若此之甚且久也願自今日而後邀惠於神慎勿以疾風暴雨加於行運之地使車戶得以蘇其困而緩其罰則其報謝於神者永永無窮而神之享之亦無忝矣謹告

賽晴文

年月日告於土地正神之靈日者霖雨降災運行艱阻琬懼無以報稱天子任使之意告哀於神賴神之聰明正直鑒而閔之自是以來無疾風暴雨者逾六旬矣既能覆芘我車戶而又使琬得免於臯戾且無疾癘之罰以及其身是孰非神之賜與琬聞古先王之制祀典也有祈有報祈而不報殆非所以妥神靈昭明貺也今運事竣矣敢不拜手以謝謹告

祭季給事文

嗚呼維公在廷歷官左掖俛視班行鷲百鶚一公
規密諫舉朝色惕公實丈夫羣鬣而惘事關宮闈
侃侃端笏雖涉風聞敢忘獻替印撓逆鱗慮有倉
卒先皇聖明止輦太息謂公愛君芻蕘宐擇且
咈且兪儼荅禹益欲老公才姑示薄謫膏雨疾霆
莫非帝德公之北征童容嘖嘖扶攜祖送謹闐
巷陌祝公生還炷香叩額公去不顧忼慨于役臣
臯萬死幸寬誅磔甘履敝屣輪單轂隻寒日慘心
陰飈淒骨魑魅與鄰叫號充席長沙卑溼潮陽瘴

疫鱷魚張牙服鳥奮翮公禍過之捐身沙磧縣棺
橐墳有同弃擿嗚呼哀哉世祖之末雲開雪滌
乙夜寢興每眷忠赤使得少延必蒙前席金魚緋
紫行受寵錫如何絕命川馳苦激雖有賜環於公
何及聞公彌留涕洟文塞惟君與父睽睽牀簣荒
言寢語殷憂如谷擗目拒含齋恨窀穸藏血三歲
化丹爲碧招魂而南僅歸時幣某等於公辱在交
戚異時瞻印魁杓岱嶧寶公諫草寧啻拱璧庶幾
公還載親几席今則已矣山積星沒遠望銘旌道
里遼隔白馬紫車奔馳弗獲羣鳥搶呼聲發如砉

何以酌公酒絮雞炙粢勝重酪公益來格

祭仲弟摺九文

咎喪先君孰相左右惟我與女自立不苟雖屬童
穉遞相師友食則同案臥則聯肘每遇異書擊節
拊缶有得必告有疑必剖女之文章詎出我後當
其得意雲奔電走溢爲辭藻金彩襍揉儒林文苑
罕與之耦弱冠慕道已闕堂牖紛華靡麗弃猶芻
狗志期用世時命非偶退而著書旁撿蒼藪儻假
之年擬附不朽天乎何辜反促其壽太歲在壬我
時北首自傷左譎感情於口女與我言此非溫厚

榮辱得喪於己何有我聞斯語其顏怩怩虎驟之
旁春江晴瀏方戒行李繫舟岸柳念女送我涕落
尊卣及茲三年睽離已久我逐簿領面色老醜願
挂塵冠歸耕南畝巾車竹杖庶幾兩容此志未遂
得毋女負赴音北來神驚不守寢邪非邪胡罹此
咎女雖已矣我實抱疚斂不視含訣不執手何以
爲人袒胷自毆設位於堂獻此醕酒魂無不之能
醕此否

祭王夫人文

嗚呼女子之治家猶人臣之治國也視其尊章與

君父同也視其妯娌臧獲與寮友胥吏同也視其米鹽酒食紡績織紝之務與錢穀簿書同也設或不季而遭逢困苦出其手足之力經營拮据則又與鞠躬盡瘁者同也故凡國之純臣家之順婦皆卓然見稱史冊而不易邁其人也若夫人之於尚書公其德足以相配其才又足以相成故尚書公爲純臣而夫人爲順婦也當其來歸者逾四十年中間直兵燹之變死喪之憂流離顛踣抑何難也辟若駕漏舟於狂風駭浪之中同行者相顧失色而夫人安然鼓柁以濟自非才德備至不能如是

其有成也至於鍵鑄定而道路通宐其賦君子偕老之詩以與尚書公相慰勞而竟不及矣者豈非其命也惟夫人能代尚書公之勞而不能享其逸能保其家於奔忝患難之餘而不能少全其生於太平暇豫之日此尚書公所以印天長號而某等亦追惟感歎於無窮也茲者采椒蘭以爲醕湘蘋繫以爲肴雖不足辱夫人之一顧而魂無不之庶幾其駕雲車揚霓旌發軔於滇之南而弭節於薊之北也

祭葉母姚太孺人文

嗚呼咎借編修同宦京師二三知己晨夕招攜或
講道藝或賦歌詩衆方諧笑編修歔歛問何爲然
遠念庭闈道阻且長茫茫天涯我謂編修益迎而
來酒有上尊服有綸翬食有鱻藁兔羹豚膈休沐
之暇庶疇孝思編修曰否度江踰淮舟車跋涉匪
老人宐不如南旋以奉饋糜陳情 闕下 天高
聽卑曾不崇朝果遂其私愆此倚門可無嗟咨我
送編修設祖路岐願祈太君壽考期頤鄧敷之麓
玉山之隈梅萼鬪鬪藥草豐滋以此養志融融熙
熙版輿竹杖往還游娛孰云數月有赴北馳我思

編修崛起昌時旣登巍科受 天子知凡此令名
皆太君貽謂當食報遽止於斯冥漠之中誰其尸
之琬文編修非友實師媿未登堂垂涕漣洏繫車
白馬欲往無由寓辭千里又愆其期聊郵瓣香用
代絮雞太君有靈其鑒茲哉

代祝后土文

伏惟某官某卜葬茲土日吉辰良將卽幽宅是用
昭告明神尙克相之俾我旣窆以後不侈不崩子
孫其昌世世勿替惟千萬祀永承神休尙饗

先府君祖奠文

琬聞過時不葬是不能葬春秋誅之與慢葬等顧
琬成人之後躬迫飢寒既壯以來又塵仕籍輾軻
寔頓積有歲年怙恃隆恩闕焉靡報以致我先考
先妣淹在淺土三周星紀乃啓櫛宮過時之誅奚
辭解免茲直靈輻將駕撫棺長號淡惟臯愆飲痛
曷已伏冀考妣有靈俛坐昭鑒尚饗

亾妻袁宐人祖奠文

自女之歸直予食貧衣麤茹糲累女艱辛及女病
革予方筮仕竣不及訣斂不及視追惟疇昔負女
實多女而有知齋恨如何茲從尊章季就窀穸山

川阻深足慰女魄顧予蚤衰齒髮已凋九泉相見
庶幾匪遙輻車啓行敢告筵几同穴有期爲女破
涕尚饗

告祖廟文

琬不孝獲臯幽冥蒙降之罰俾冢男筠夭死無後
宗祧三世不絕如縷琬拊心飲泣懼殄貽謀萬不
獲已權以幼男有毅改名毅詒承筠之後茲謹率
乳媪負詒再拜堂下伏惟祖考默加左右庶幾詒
易致成立無有後艱以隕厥家琬亦得季免於戾
謹告

告祖廟文

告亾男筠文

傷哉女既夭而無子吾又老矣異時營女之葬承
女之祀誰其尸之吾拊心飲泣不獲已使幼男有
穀改名穀詒權為女後以守女祔主既率詒祇見
祖廟是用告女女其知之
哀不亾男筠祖奠文
孝友誠信謂宐永年我作之孽致女不天我老未
死女壯而天家門嬛嬛已不可保嗚呼痛哉馬醫
夏畦皆有後人跛行喙息孳乳成羣而女何辜竟
絕遺毓有詩與書孰相似續當女病革謀置女後

女不復言屢搖其首惟女隱衷我則知之女今往
矣諒我者誰人之不諒亦已焉哉天實喪予腸裂
肝摧軀縛在門尊俎在几老懷萬千告女止此嗚
呼尚饗

杏窮文

純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九終

漢高祖
十二月
同里周祖靖

元帝
何晏
汪繩武
校字

告亾男筠文

傷哉女旣夭而無子吾又老矣異時營女之葬承
女之祀誰其尸之吾拊心飲泣不獲已使幼男有
穀改名穀詒權爲女後以守女祔主旣率詒祇見
祖廟是用告女女其知之

孝友誠信謂宐永年我作之孽致女不天我老未
死女壯而天家門嬛嬛已不可保嗚呼痛哉馬醫
夏畦皆有後人跂行喙息孳乳成羣而女何辜竟
絕遺毓有詩與書孰相似續當女病革謀置女後

女不復言屢搖其首惟女隱衷我則知之女今往
矣諒我者誰人之不諒亦已焉哉天實喪予腸裂
肝摧軀縛在門尊俎在几老懷萬千告女止此嗚
呼尚饗

純翁前後類彙卷四十九終

同里周 靖

校字

鍾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五終

...十二月... 同里... 號...

鍾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五終... 鍾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五終... 鍾翁前後類稿卷四十五終...

鍾翁前後類稿卷五十一目錄

裸著

釋猷

二禽戒二首

鳩鴿

鴨媒

荅窮文

八礮圖考

史評十二則

漢高祖一
枚臯
元帝
何晏

高祖二
桑弘羊
光武
宋太祖
爾朱榮
唐太宗

唐太宗
文宗

吳元濟
徐溫

杜詩注二則

讀初學集

亟請檄豁坐賂以免誤運等事申文

條陳大通橋事宜申文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

文彙三十八

裸著

釋猷

國家既以才能不次擢用京朝官於是仕宦京師者日覬覦其閒率用奔忝權位相高而予顧不能此也閑曹無事數治茗菴蔬名致東南流寓之士相聚飲食稍閒則發為議論上自經史次訖稗官埜蔡諸子百氏叢襍猥瑣之書旁引曲據類皆抉摘其字句而疏通其指歸滾滾千百言客或拄齟吐舌默然不相齟對而去既去則又簾閣據几擁

書危坐諷誦謳吟之聲抑揚高下至丙夜乃止越翼日復然於是笑者怒者私相嘲訕者紛紜竝起而一二知己乃命予爲猷按廣韻曰猷癡也象犬小時未有分別也武林俗諺蓋嘗以是靳其同類而吾吳中亦有賣猷買猷之謠載於范成大詩近世以來吳越大夫士知巧猿譎變化鎔出不啻張虞人之機而奏偃師之技其爲猷者無幾矣而予猶被此名也何哉考之於古如酈食其蓋寬饒之爲狂汲黯之爲戇柳宗元之爲愚米芾之爲顛或以自命或出於君臣朋友親暱之所指目至今述

爲美談不聞其諱且避也然則數十百年而後後生晚進儻亦聞予之猷而想見其流風餘韻以爲不可復作得毋有欣然而慕悵然而思慨然而歎者與予又奚憾焉作釋猷

二禽戒二首

鴿鴿

里人有畜鴿鴿者導之使習人言久而能言矣性且慧黠主人籠諸堂廡閒鴿鴿日伺其女僕之情者竊食者妄相詬者以告主人予扑扶焉主人喜飮以肉食有加佗日其愛妾棄閒與所私者狎鴿

鴻闕見之復以告主人入妾讒以爲給也捩其首
磔諸廡下君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鳥以言
見寵亦以言被禍悲夫

鴨媒

江湖之間有鴨媒焉每秋禾熟壅鴨相逐羣飛邨
人置媒田閒且張羅焉其媒叩首嗚呼悉誘羣鴨
下之爲羅所掩略盡夫鴨之與鴨類也及其渙忍
狡猾而思自媚於主人雖戕其類弗顧嗚呼亦可
畏矣哉

荅窮文

晴管之夜主人索居明月在戶飄風颯如微聞鬼
聲來自庭除遲回懍慌稍達坐隅如叫如嘯如歎
如吁如憂契闊如愁別離傾耳而聽啁啾啞呀屏
氣凝神乃辨其辭曰有朋儔於此栖息我之名氏
史傳所逸子雲憤逐退之意揖我則女親女不我
識主人曰噫嘻此窮鬼也胡爲乎來哉鬼曰唯唯
與女往還已及二紀女年十五惇惇寡友人或女
憎我不遐弃肩隨手拊第弟不啻女室如磬女囊
如水竈神冷落戶靈遷避我謀女衣使煥繼臬我
謀女食使飽糠粃及女北來周旋千里吸霜咽露

手足胼胝今女爲郎願言佗徙水行無舟陸行無
騎芻秣糗糧纖悉未治苟不棄嫌益爲我費主人
應曰女將安趨壅有豺虎淵有蛟魚伏尸游魂木
客山都蹒跚偃臥塞滿道途颺風間作陰雲四敷
罔象方良後驂前呼世無巫咸孰禳孰祛孰折蕝
茅以卜女居女固非人超忽有無粉粢糜粥搏土
結芻凡此備物豈女所需我未女厭益我與俱鬼
乃笑曰女則太愚自女止此戶庭闐然編蓬藩柳
壁立垣穿衣食奔忝匄貸彌年持券責負叫謹在
門左右搯摑心枯鬢斑凡女之窮我有力焉嗟女

昏姻伯仲叔季延頸引首潛聽竊睨望女苞苴責
女貨賄女不能給播弄脣齒不水而波無風而靡
我復遷延爲禍匪細速謀橐裝毋遺後悔主人復
曰吁嗟鬼乎何女用情之薄而設辭之醜也憶自
成童提攜左右女從我游不爲不久竭忠盡歡暱
猶故舊縱或我累不女歸咎樂天知命我則師之
突梯卷鬻非我之爲佗人有心我固備知鼓足搖
尾婉轉乞憐臧獲駟儉先容其閒尻叩項俛口柔
色妍籛條戚施砭治莫痊幸遂所欲厚祿大官我
實不能告女以誠不如偕女共保令名寵辱得喪

之前既有八陳後亦未嘗亾也又通典後魏柔然
犯塞刁雍上表采諸葛八陳法爲平地禦寇之方
李靖問對太宗曰六等陳法出何術靖曰臣所本
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
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
方內環之圖是成六等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
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
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
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杜牧注孫子云數起於五
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從橫八行布爲

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
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也宋至和二年代州
兵馬鈐轄蘇安靜上八陳圖嘉祐四年翰林學士
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瞻所進八陳圖頗精皆
降旨獎諭神宗嘗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陳法
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於魚復平沙上此
卽九軍法也後韓擒虎深明之以授其甥李靖靖
造六等陳以變九軍之法八陳卽九軍九軍者方
陳也六等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
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以上

八礮圖說其圖惟夔州遺阨至今如故蓋皆聚細石爲之者佗處殆不可考矣大約原本易卦從橫皆八八八六十四絕所謂方礮是也至於外方內圓與奇正相生之義則非聚石所能傳也高似孫贊之曰隨江布執填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卻月從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筓江自岷來奔怒湍激磊磊斯石載轟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仄豈非天所愛神所做者與蓋古之稱斯圖也如此雖然善師者不礮善礮者不戰由此言之礮法猶與王緩務云

史評十三則

漢高祖一

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臣願大王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汪子曰劉備之入蜀與高祖同然高祖遂定天下而備不敢越漢中以訖於亾者何也天下之執不在蜀而在秦曹氏能守關中而羽不能守此廢興之所繫而謀國者之有善不善也

高祖二

漢王至洛陽聽三老董公言爲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哀臨三日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汪子曰帝王之師未有無名者也故能一戰
而成大功若狼狽舉事而不合於義則盜賊而已
矣安祿山朱泚之流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
小雅云旣微且尪爾勇伊何爲猷將多爾居徒幾
何

枚皋

枚皋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
倡太史公亦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

倡優畜之汪子曰孔子謂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
蓋文之見重孔子如此顧漢之君臣乃以俳優嬰
戲視辭賦然則辭賦之文不足與於孔子之文審
矣而近世士大夫猶沾沾以此自喜子美云文章
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誠哉是言也

桑弘羊

弘羊爲平準法都受天下委輸是時小旱卜式言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其後弘羊竟坐族滅汪
子曰言利之臣未有不於禍者也彼劉晏猶不

克自免而何有於弘羊之徒乎老氏有言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人臣枋國而以利媚人主斯府怨之尤者也

元帝

京房語帝曰陛下卽位以來春秋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曰牽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汪子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元帝不足道也唐德宗縈稱英察及其被蠱於盧杞雖屢致顛沛而不悔益又甚於庸主管衛人病亟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曰此非子所能治也於是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世非無扁鵲也無如其信靈巫者何也

光武 宋太祖

鄧禹賈復知帝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宋太祖謂石守信等曰人生富貴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優

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朕且
與卿等約爲昏姻君臣無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守信等曰此生死而肉骨也翼日皆罷典兵汪子
曰功臣之與政也驕佚縱恣鮮不爲害又況資之
以土地授之以甲兵以是求免不亦難乎光武之
與宋祖非獨爲國家慮久遠也所以保全之者亦
旣多矣在周易☰大畜之☰大有曰童牛之牯元
吉夫童牛始角本無待於牯也而必先牯之者畜
之於豫也不然或待其角壯力悍然後從而強馬
維之則將有傷人之患人主之驅駕功臣亦猶是

也

何晏

何晏曰惟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汪
子曰西晉清談之風自此始矣夫漢末之尙標榜
晉初之祖虛無皆名士也不獨無益於人國而又
促之使亾益虛名之不足恃如此

爾朱榮 唐太宗

爾朱榮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

分割恐其疑懼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在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待出百里乃始分道領押隨便安置唐太宗於隲禽竇建德所俘獲五萬人亦卽日散遣之使還鄉里汪子曰聚數萬之衆久而不散則其爲禍也必烈榮與太宗之策善矣然英武如太宗其措置固宐爾也以爾朱之麤才而亦能之此非梟雄人傑乎後世輦金錢竭膏血以參養降附與慈母之飢驕子無異謀國者謂足以繫結其心及其末也適爲亂階而已

唐太宗

貞觀末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嫌殺左武衛大將軍李君羨又欲取疑似者盡殺之汪子曰太宗之愚乃至是乎秦始皇以讖文伐胡而不知其後之爲胡炆宋文帝以天文圖讖殺彭城王義康而不知其後之爲逆劬晉武帝猜嫌齊王攸而不知賈氏之亂宋明帝畏忌諸弟及諸大臣誅戮幾盡而不知蕭道成之篡其失皆與太宗相類是故才知有時乎困而聰明有時乎窮古之王者非聰明才知之尚也惟尚德以弭之而已

矣

吳元濟

元濟反吳武陵以書諭之曰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汪子曰善哉武陵之言如陳仙奇之誅李希烈張子良之討李錡與李師道之授首於劉悟劉稹之滅族於郭詒皆所謂反天子而人亦反之者也圖伯業者雖挾天子以令猶懼其有不濟而柰何以反爲名乎蟾蜍方攘臂怒搏而不知黃雀之在其後此可鑑矣

文宗

二李各爲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汪子曰文宗於是乎失言夫盜賊之與朋黨相緣而起者也假令朝廷清明遠小人親君子開諫爭之路杜苞苴之門當此之時家人足則朋黨消而盜賊亦因之以消矣不則朝廷溷濁遠君子親小人賄賂公行讒諛日至當此之時四海之內皆不聊生則朋黨熾而盜賊亦因之以熾矣是故唐之亾也非亾於黃巢而朋黨亾之明之亾也非亾於李自成而門戶亾之亂天下

者盜賊成天下之亂者朋黨與門戶是也

徐溫

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佗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汪子曰溫亦姦雄矣哉其所以操縱駕馭之者必有術矣不然若漢景帝之削吳楚晉庾亮之名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瑭一失其術則小者叛大者篡不旋踵而致禍後之謀國者自度不能如溫能以鼂鎔庾亮薛文遇爲鑒其庶幾乎

然則當如之何而可曰急之則變生緩之則可以豫防而無患

杜詩注二則

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池魚梁曰緝先生嘗言分減二字出藝嚴經十無盡藏品中從來箋注無及此者予遂檢藝嚴視之菩薩有分減施竭盡施內施外施內外施一切施過去施未來施見在施究竟施是爲十種施因歎曰緝之善讀書也曰緝問學淹博其論說古今詩文率解人頤今日偶閱杜詩述此一事爾

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或解此云荒荒無色泯泯無聲也予極喜之且益覺子美造語之工又嘗歲暮行壟田籬落閒風景蕭瑟爲想像此語歷歷如畫始知古人下筆雖用一二疊字亦未易可到也

讀初學集

牧齋與唐訓導論文書曰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僞玉贗鼎云云繆學蓋指李何王李而言俗學不知所指疑其陰黜朱文公呂成公之屬而未敢以爲信也旣又觀瞿稼

軒所作後序則述牧齋之言曰宋淳熙以後以腐爛爲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爲古學其失也倍而自誦其揚挖古今別裁譌僞討論先正之緒言追考六經班馬之譜謀然後知其果黜朱呂而噬弃之也斯其說已慎矣夫理學固非牧齋所知姑以文字言之集中如天台泐法師靈異記萬尊師徐霞客諸傳踏駁不經會郢書燕說之不若尚未能望見班馬藩籬况敢攀六經乎以此排詆朱呂之學目之曰俗陋吾未審其孰爲俗孰爲陋也因拈出以與學者共評之云

類彙卷五十一
古
亟請檄豁坐賠以免誤運等事申文

竊職橋身司督運督運之干繫全賴車戶若車戶
殷實則廣定車驢臨期便無停壓車戶窮乏則糧
到方行雇賃雖嚴加敲扑何從遽辦此時堂臺委
宰職橋職橋復何所諉乎今各倉不審利害欲使
坐賠摯欠陷車戶實陷職橋也誤 國誤漕爲厲
之階莫甚於此謹列三款於後

一車戶所賠摯欠祇是償補官旗與公家無與官
旗旣聽盤閘折耗復有倉中曬揚虧折等項所存
餘米甚多今復竭窮役之橐以飽奸弁之腹則苦

樂太屬不均且各倉巨蠹從此必百端刁勒

一剝船經紀全是次身俱通州赤貧無賴在船盜
米極多姦詭百出職橋雖任摯斛舊例以百帑爲
率從中僅插貳帑原不能盡數稽查今概責車戶
賠償已覺冤苦若復開此例雖賣男鬻女斷不能
供況車戶原繫世役從此賠累了無窮極

一先經五閘盤剝又經橋上顛抗所貯口帑新舊
不等就中委多破損沿途旣不免遺漏且倉中臨
摯之時稍稍高下其手斛外又不免狼摔只以壹
帑言之使僅缺少壹合其數甚覺微細然使每帑

類彙卷五十一
五
缺少如此積至千帑必少壹石便賠拾石積至萬帑加賠不下壹伯石矣若今年起運貳伯萬則所賠常有貳萬之數風聞江浙米價每石已至銀壹兩伍陸錢夏秋之間京師亦必騰貴貳萬石米不啻直銀叁萬兩一年腳價有幾熒熒二十餘家死囚必盡又十一年分摯賠不滿千石至今扣除未清何堪更加重累

以上三款伏乞堂臺詳察立檄各倉仍遵摯一賠一之例不惟各役霑恩而職橋亦免誤運之咎矣按摯一賠十之法不載議單則例等書自本

朝順治五六年始名爲坐賠車戶苦之十四年遲御史煌題免十六年勅設京倉左右翼監督議復其法予爭之強且欲申是文其後以佗故止不申姑存其橐以示畱心運務者閏三月某日識

條陳大通橋事宐申文

竊見本橋爲轉輸咽喉之地最屬重任今每歲以漕糧貳伯萬石寄諸車戶二十六人之手實可寒心旣不能廣行召募復不暇量加優恤萬一起運不及則爛浥之虞盜賊之危俱所不免此時雖褫

類彙卷五十一
罰分司敲扑車戶究竟無益運務古云有備無患
未有患至而後備者也今據職橋見聞條列三款
於後

一各號本無車兩臨期募諸旗下一遇霖雨泥濘
則車夫各爲主子愛惜車牛不甯勉力輸輓自夏
秋以來萬不得已始改用驢馱今應豫給官銀數
千兩責成分司令十三號各置驢百頭仍諭以春
夏腳價內扣除此項閑時暫容雇賃行運之日專
供軍糧儻有損斃速責賠補計驢壹頭每日可運
米肆石則壹千參伯頭僂可至伍千石矣然後復

以牛車佐之運務必能蚤竣

一各經紀剝船晝夜起載略無停阻若車戶所運
雖盡一日車牛之力不過巳午未三時而已加以
天氣陰晴不常倉門鎖鑰俱繫舊人掌管啓閉失
時以是停壓口帑執所不免又有無賴經紀專一
私盜口帑典賣若遇查點僂悉委臯車戶情理堪
恨今議稍增口帑之數以僂逐日倒換仍諭坐糧
廳大通橋兩處各置循環冊一扇互相稽察庶免
經紀盜典盜賣之弊

一車戶大半赤貧每腳價未至必先貸諸兌錢鋪

戶每錢壹貫視時價率增銀叁分利銀加一扣除
在外此輩又好上下打點把持官府不可禁約今
得速發腳價令車戶俱買一色見錢仍不許擅立
官舖戶名色倚仗旗下藥隙取利如此則數年之
後車戶自然殷富運務可以無憂矣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一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序二

後序

引用諸書

先儒諸說附錄

凡例九則

古今五服考異卷一

儀禮五服之制

明孝慈錄五服之制

儀禮衰冠升數圖

衰冠升數新圖

皇清律文五服之制圖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一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晉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歿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曾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閒發明辨正襍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

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某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會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會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妹之長

場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總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絕總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鬻臣鬻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譌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

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
乎其所以不可變革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
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於古與好
古而不協於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既
退遂錄之以爲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終

凡例

一禮記四十九篇言喪服者凡十一篇儀禮喪服
篇自鄭王以後南北二家章句尤多古人重服
制如此此考推原歷代因革始末庶幾可見儻
有未盡以俟知禮者廣之

一儀禮斬衰章中義服三條齊衰三月章中義服
五條雖列於圖考中不及詳載總衰七月一條
并不入圖

一禮服及律文所載初讀若棼絲亂髮未易爬梳
及考諸圖則聖人制作本意截然有則一覽了

然蓋祇用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
旁殺者爲準也始知圖不可少

一荀子孔叢子孔子家語皆繫諸儒撰述其言服
制似未可信後世亦不遵行今姑采入

一儀禮以下諸書俱有服者止標開元禮蓋以最初一書
下諸書俱有服者止標開元禮蓋以最初一書
爲主其詳則疏各條之下無服者亦倣此

一兩漢三年喪多遵文帝以日易月之制自餘諸
服士大夫或以臆行之旣無令甲茲不悉載略
見卷中爲師條及三年喪考中

一唐宋有三禮開元禮開寶通禮學究科至王荆
公始廢儀禮故先儒謂士大夫知有禮記及開
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蓋以此爾沿及今
日雖律文會典亦茫然矣况儀禮開元禮乎此
考略舉一隅若欲盡其大凡則當更假數年也
一唐宋諸賢專輯凶禮者鼂氏讀書記有呂大臨
編禮三卷陳氏書錄解題有高氏送終禮一卷
凶禮中專輯喪服者崇文總目有喪服極義喪
服加減各一卷今皆未之見當博求諸藏書家
以補此考闕略

類彙卷五十一
一奏疏及名賢文字頗屬繁多稍加刪節所務明白易曉若求觀其全者則有原書在

古今五服考異凡例終

古今五服考異附錄

荀子二條

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
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
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
喪事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

班氏固一條

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

鄭氏玄一條

死而相喪有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

而言喪喪者弃亾之詞若全存於彼已弃亾之爾

白虎通一條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要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陳氏

祥道一條

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

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凡在天地之間者皆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

朱子三條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大體是廢不得底雖如秦之滅絕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廢不得

先王制禮父族四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推之也母族

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襍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禮在喪廢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獨廢此一節恐亦有所未安

劉氏

塚孫

一條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小功皆用紵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麤皆用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以意擇製之爾

王氏

應麟

一條

五服制度附於令自後唐始見五代史馬縞傳

吳氏

澂

一條

喪禮制爲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

丘氏濬一條

國家以服制圖載於律文之首正以違於禮則入於律

古今五服考異附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引用諸書

儀禮注疏

禮記注疏

周禮注疏

易經注疏

書經注疏

詩經注疏

春秋左氏傳注疏

公羊傳注疏

穀梁傳注疏

孝經注疏

國語

爾雅

晏子春秋

墨子

荀子

大戴禮

史記

漢書

孔叢子

荀悅漢紀

白虎通

小爾雅

風俗通

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許氏說文

劉氏釋名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宋書

魏書

南齊書

梁書

顏氏家訓

隋書

杜氏通典

開元禮

六典

孫愐廣韻

白氏六帖

李涪刊誤

新唐書

唐文粹

唐鑑

溫公書儀

資治通鑑

夢溪筆談

蘇頌濱春秋集解

二程全書

陳用之禮書

燕翼貽謀錄

邵氏聞見錄

東都事略

徐敦立卻埽編

胡氏春秋傳

程泰之演繁露

陳止齋春秋後傳

朱文公集

文公語類

近思錄

中庸輯略

家禮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呂氏家塾讀詩記

儀禮經傳續通解

楊信齋儀禮圖

埜客叢書

章俊卿山堂考索

霍山雅言

困學紀聞

宋史

宋會要

文獻通考

癸辛雜識

吳氏三禮考注

陳氏禮記集說

陳君復周禮集說

趙子常左傳補注

春秋集傳

汪德輔胡傳纂疏

元史

明令

明集禮

孝慈錄

宋文憲公集

大學衍義補

明會典

雙槐歲鈔

唐荆川稗編

荆川全集

王氏國朝叢記

張氏家兒私語

大清律集解

蔣氏禮經圭約

古今五服考異引用諸書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一

外彙一

○儀禮五服之制

斬衰三年○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質者也苴
 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
 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
 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
 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
 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

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非也外納

鄭玄謂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按斬衰直經絞帶疏衰以下牡麻經布帶小功總燥麻帶經蓋在首者謂之首經在要者謂之絞帶亦謂之要經士喪禮要經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帶垂三日絞垂又婦人之帶牡麻結本竊疑要經卽絞帶非二物也或言經或

言帶者互文耳自有鄭說而諸儒遂以爲二帶矣然經傳初無明文也古者吉凶之服本不相襲喪冠不綏喪衣不緣喪屨無絢又豈必有二帶以象吉帶與當闕疑○襍記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如此則庶人不杖自武叔時始武叔與孔子同時子夏親事孔子豈不知庶人失禮之由而傳中乃有杖者爵也云云竊疑襍記所載或繫流傳未必信也

女子子布總箭筭髮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

鄭玄謂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淡衣淡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按詩芣苢薄言枯之薄言櫛之爾雅曰執衽謂之桔扱衽謂之櫛然則婦人之服有衽審矣衽所以掩裳際也有衽安得無裳詩綠衣黃裳衣錦褻裳此婦人裳之明證也豈衰衣獨無裳與又此節言衰不言屨婦人非無屨也如周禮屨人掌命婦散屨是也亦不言經帶婦

人非無經帶也如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土虞禮婦人脫首經又少儀葛經而麻帶是也如此雖不言裳其例亦應相同鄭說未

知何據當闕疑

鄭氏注周禮內司服亦云婦人連衣裳

齊衰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臬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沾功也疏屨者蔗蒯之非也

記妾爲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

齊衰杖期○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

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齊衰不杖期○不杖麻屨者無傳

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髻率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按髻有露紛者有著笄者禮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蓋未成服以前男子髻髮免則婦人髻而露紛及其成服男子既已著冠則婦人遂髻而笄且加之以總也鄭玄賈公彥專以露紛訓髻恐非是

齊衰三月○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無傳

大功塲九月○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無傳

大功九月○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小功塲五月○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無傳

小功五月○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無傳

總麻三月○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擗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衿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明孝慈錄五服之制

斬衰制度○按朱文公家禮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袷足以掩裳上際縫向外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坐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衽負版兩旁各攬負版一寸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畱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

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幅幅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幅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坐下爲纓結於頤下○首經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頂上又以繩爲纓

以固之如冠之制○要經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坐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紋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要經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經圍要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閒而反插於右在經之下○杖父用竹本在下母用桐上圍下方○菅屨以菅草爲之若今之蒲鞮

婦人用極麤生布爲大袞孝衫長裙蓋頭皆不緝竹釵麻鞮衆妾則以褚子代大袞凡婦人皆不

杖

信齋楊氏曰朱先生家禮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此則未詳又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按婦人不杖其說本據喪服傳但不應無衰爾孝慈錄既仍家禮而本朝造律時亦未有改易此非淺學所敢議也

齊衰制度○按家禮齊衰者用次等麤生布齊者緝也緝其旁及下際餘同斬衰○冠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首經以無子麻爲之圍七寸

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要經圍五寸餘○絞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大功以下竝同○削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疏屨麤屨也以疏草爲之

信齋楊氏曰據注疏釋衰負版辟領之義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三者蓋家禮乃初年本後先生家行禮旁親皆無之若此之類當從後來議論定者爲正按如楊所言則齊衰當有二式一有衰負版辟領者爲母也其不用者

爲旁親也家禮特不及分疏爾若孝慈錄旣
改爲母斬衰則齊衰當全不用衰負版辟領
矣當時悉仍家禮不加校正其宋景濂詹同
文諸儒之過與○又按信齋說頗未盡詳見
喪服或問第十六條

婦人服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竝同

大功制度○衣用稍麤熟布無衰負版辟領餘同
齊衰○冠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及纓餘同齊
衰○首經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
繫本下布纓○要經以熟麻爲之圍四寸餘○

絞帶見齊衰條○麻屨以麻爲之

小功制度○衣用稍熟細布餘同大功○冠三辟
積向左餘同齊衰○首經以牡麻爲之圍四寸
餘○要經以熟麻爲之圍三寸餘○絞帶同前
○繩屨以麻繩爲之若今之麻鞵

總麻制度○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內輕之極者
故以總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苧垢之麻爲
經帶故曰總麻古總絲二字通用餘同大功○
冠以熟絹爲之三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澡治苧
垢餘同齊衰○首經以熟麻爲之圍三寸○要

經圍二寸 ○絞帶繩屨同前

按錄中所載皆倣家禮略與儀禮同惟無降服正服義服之別又皆無受又齊衰亦有衰負版辟領此其所以異於禮也 本朝悉仍明制

○儀禮衰冠升數圖

斬	正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	冠七升
衰	義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	降服衰四升	冠七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	冠八升
衰	正服衰五升	冠八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	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九升	冠十升

大	大	功	九	月	小	功	五	月	總	麻
傷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無受	喪服記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喪服記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正服衰八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喪服記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義服衰九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二升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殤降服衰十升	冠十升	無受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降服衰十升	冠十升	即葛五月無受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正服衰十升	冠十升	即葛五月無受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義服衰十升	冠十升	即葛五月無受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降服衰五升	冠十升	無受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正服同	冠十升	無受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按此圖出賈公彥喪服傳疏蓋參用本經記及小戴禮閒傳視記則齊衰多二等大小功各多一等視閒傳則斬衰又多一等陳祥道禮書圖亦然觀者詳之

○衰冠升數新圖

陳祥道曰服重者冠衰相遠服輕者冠衰相近至輕者冠衰同斬衰之冠去衰二等齊衰大功之冠去衰一等小功總之冠與

衰同其說與先儒異今存之以備考

斬衰	正服	三升	義服	三升	冠	六升	受衰	六升	冠	七升
齊衰	降服	四升	正服	五升	義服	六升	冠	七升	受衰	七升
大功	降服	七升	正服	八升	義服	九升	冠	十升	受衰	十升
小功	降服	十升	正服	十一升	義服	十二升	冠	十三升	受衰	十三升
總麻	十五升	半	播其	小功	總麻	冠	升	同	無受	

按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衰終三年乎荅曰不也卒哭而服齊衰虞喜曰斬衰因喪之稱非為終三年也禮為母喪衰四升而父喪既虞七升此為齊制不復斬也云云是受衰當

變斬為緝也鄭玄曰為父既練衰七升通典
 五服變除篇曰十三月小祥受以七升布為
 衰裳是又有兩受衰也經傳皆無其文今不
 取○禮又有總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
 為天子注謂治其縷如小功成布四升半蓋
 天子七月而葬故其服在大功下小功上杜
 預謂本無月數者非也本經記有閒傳無先
 儒俱不列圖中姑附識於此左傳衛公子鱒
 出奔獻公喪之
 如稅服終身杜謂稅即總非五服之常本無
 月數云云竊疑稅或即小功不稅之稅又禮
 襟記士襲有稅衣獻公所服雖不能明但必
 非總衰可知蓋既不可以陪臣服天王之服

服其母弟而總衰亦不
 可以終身也當闕疑

○皇清律文五服之制圖

斬衰	三年	布	麤	至用
為齊衰	不	麻	麤	杖期
之	五月	布	麤	稍用
縫	之	大	熟	用
下	為	功	麤	稍用
邊	之	月	細	用
	三月	布	細	用
	之	熟	細	用
	為	布	細	用
	之	熟	細	用

古今五服考異卷一終

康熙甲寅冬十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二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

儀禮衰冠裳經帶杖屨式圖

麻衣練冠圖附

婦人笄總髮式圖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二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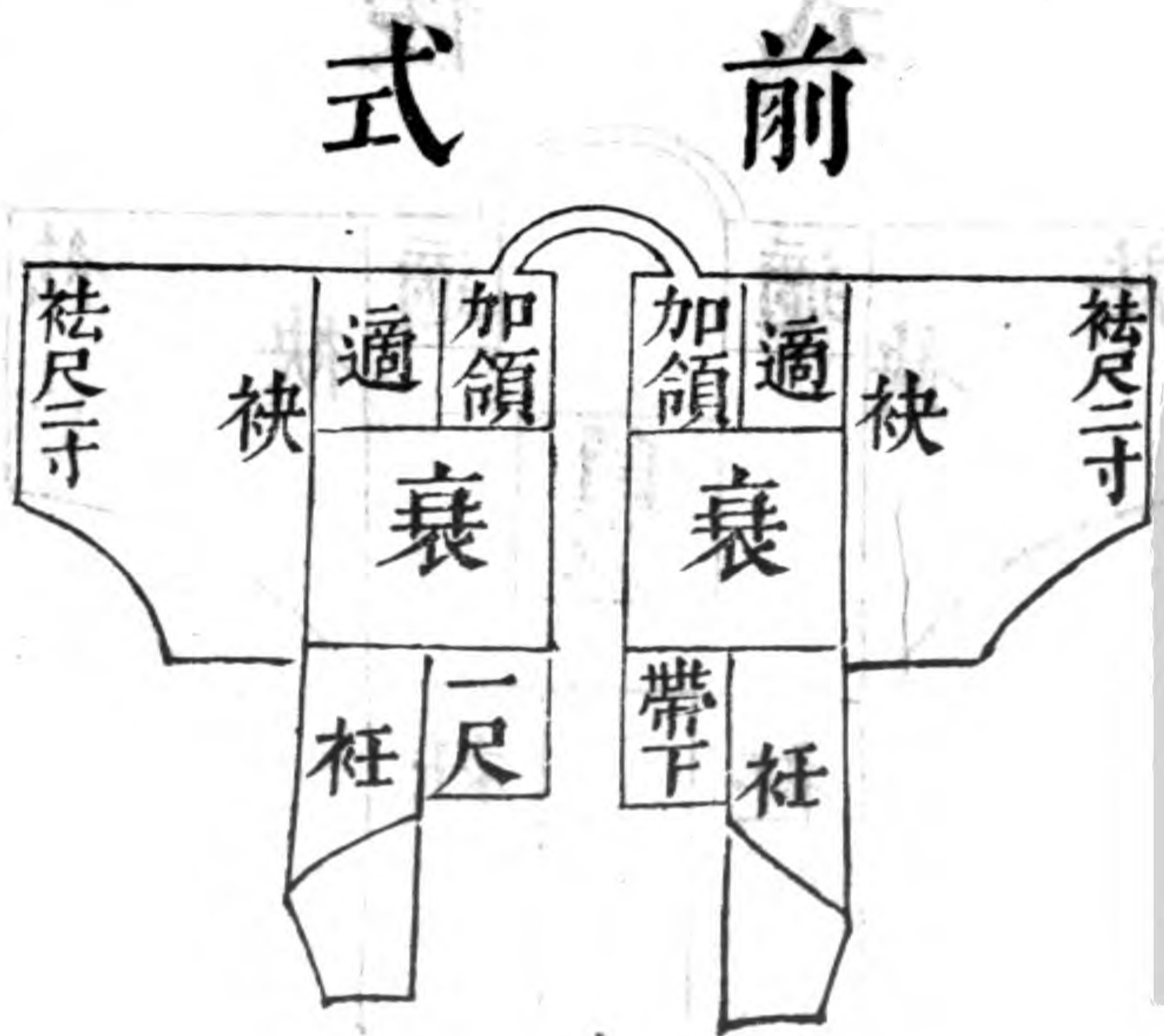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

外彙二

○儀禮衰冠裳經帶杖屨式圖

麻衣練冠圖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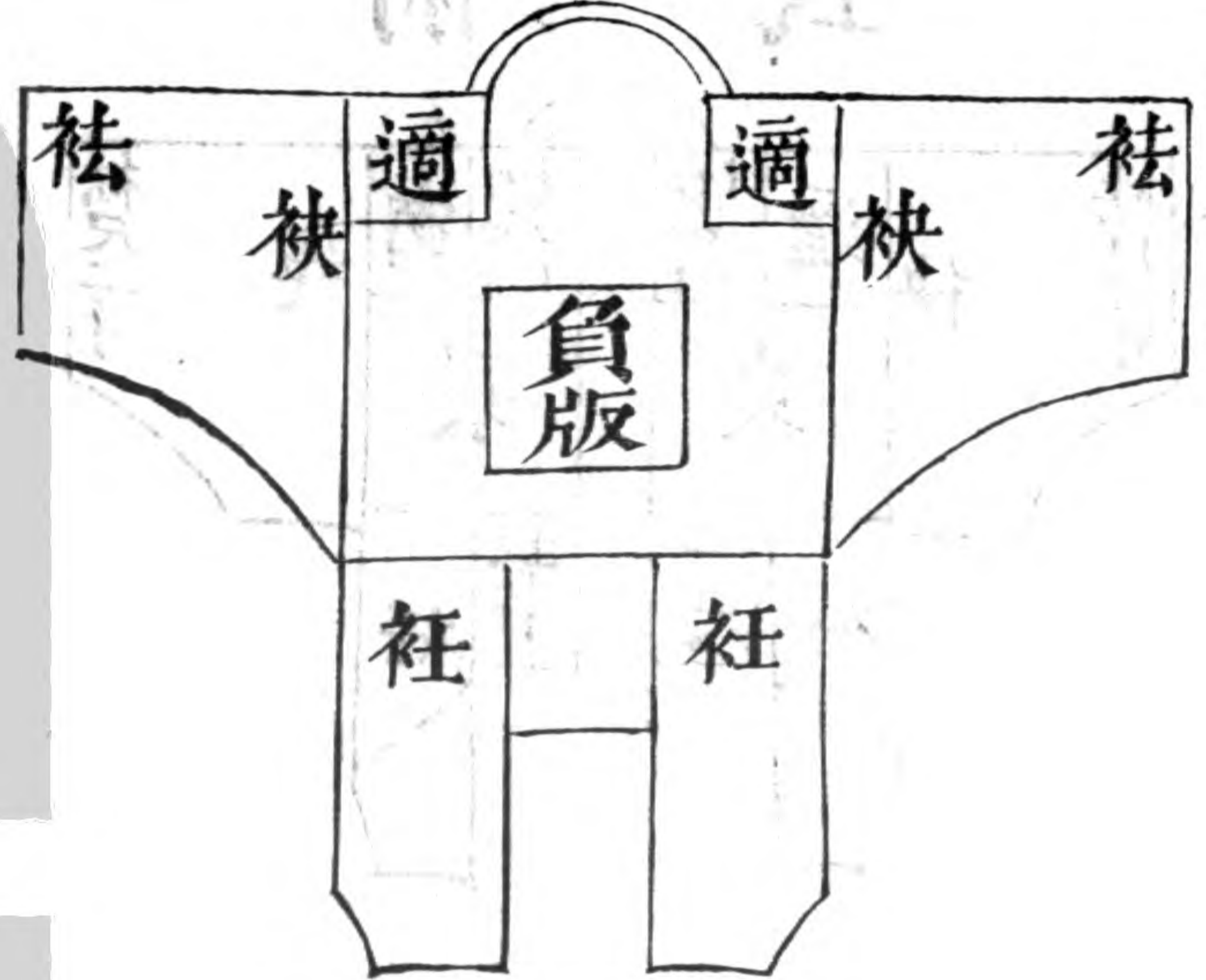
衰圖一



按五服之衰其制之異者四升數不同一也衰負版辟領或用或不用二也緝與不緝三也灰與勿灰四也婦人同楊信齋謂前衰後負版左右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據此則餘衰皆不裁闊中當如常式明孝慈錄仍家禮齊衰亦有衰負版辟領說見前孝慈錄婦人大衰孝衫妾摺子無衰制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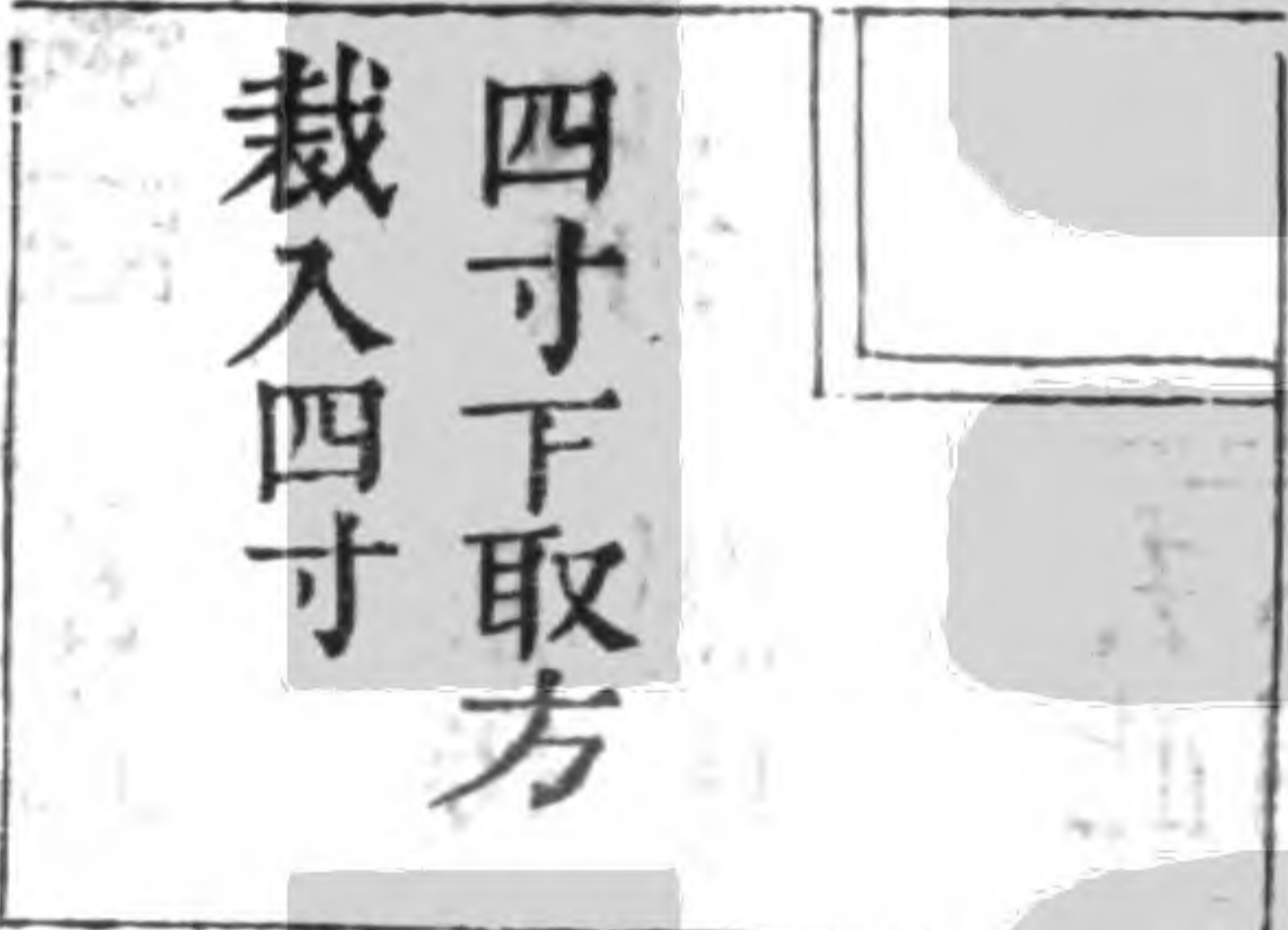
後式



又喪服傳五服外有總衰記有錫衰周禮有疑衰其總衰已別見錫疑皆弔服也齊梁時別制白哈單衣以代之唐又改繁服姑附於此

圖三

裁辟領四寸式



圖六

圖四

裁辟領四寸為左右式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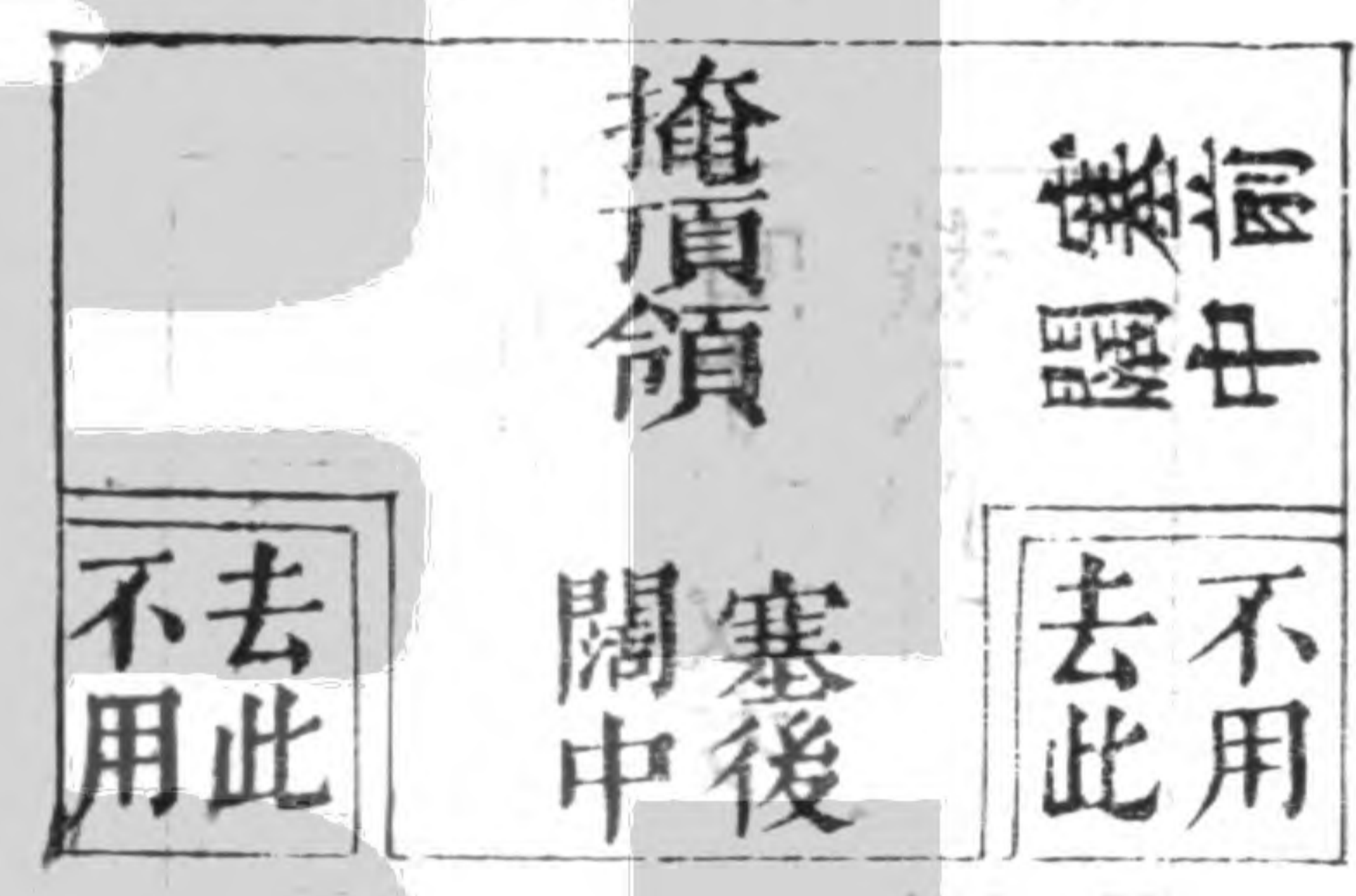
圖五

式在裁



圖六

別用布
橫長一
尺六寸
廣八寸
塞闊中
為領式



圖七

式前向褶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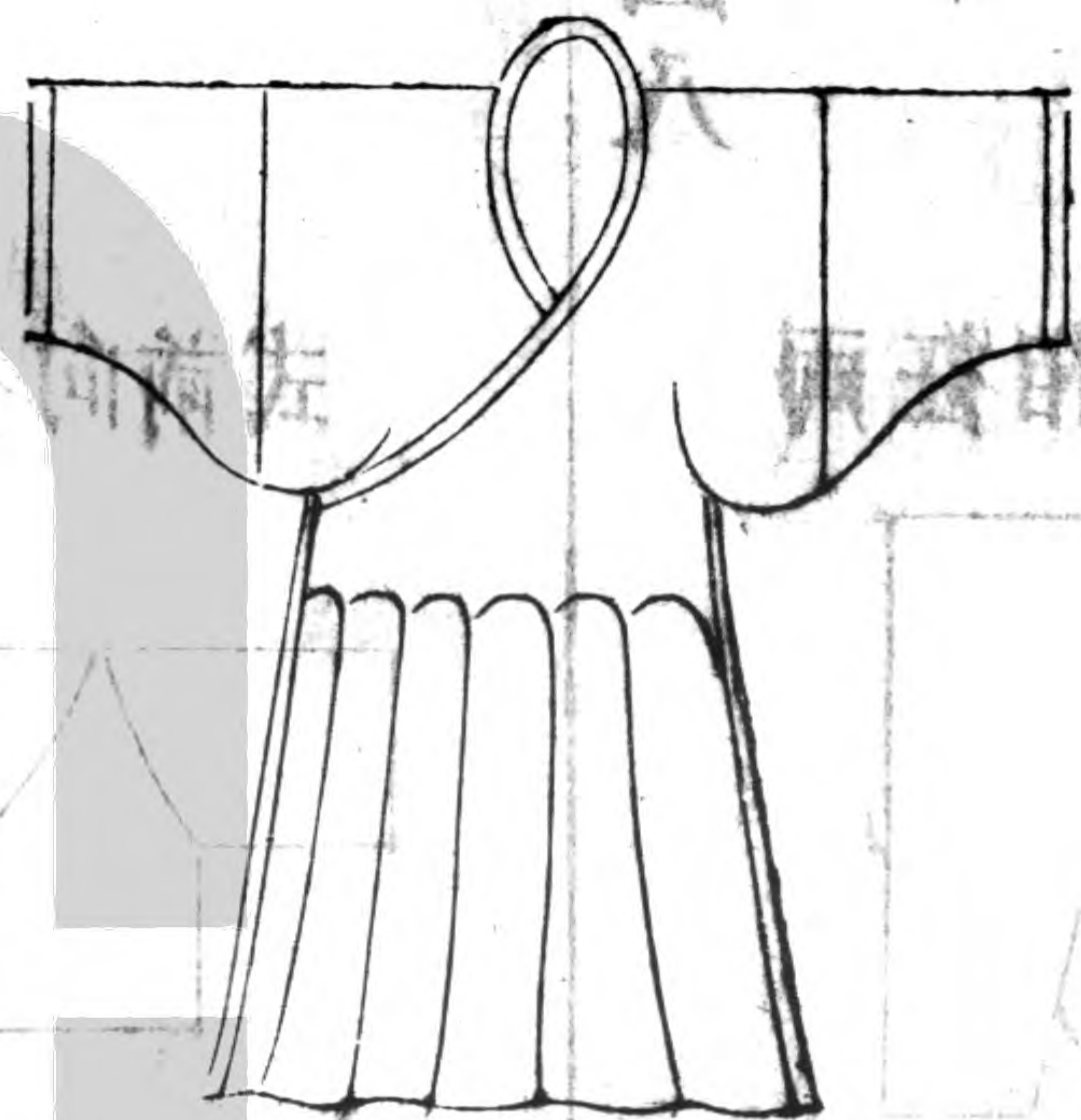
圖八

式疊相在兩



無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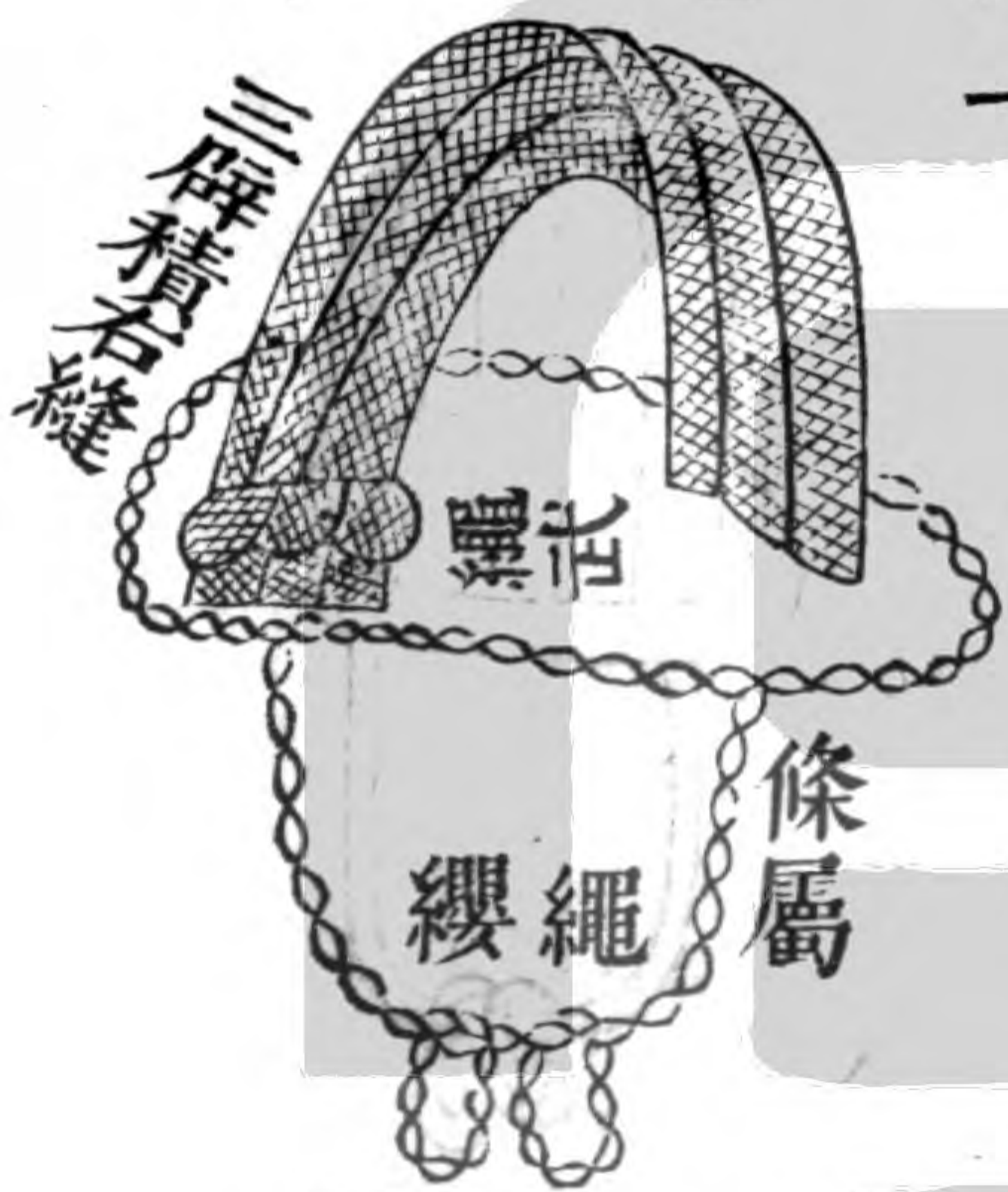
麻衣圖



鄭玄謂如小功布漢衣

冠圖一

冠衰斬



按五服之冠其制之異者亦四升數不同一也繩纓布纓二也右縫與左縫三也灰與勿灰四也

圖二

冠大功齊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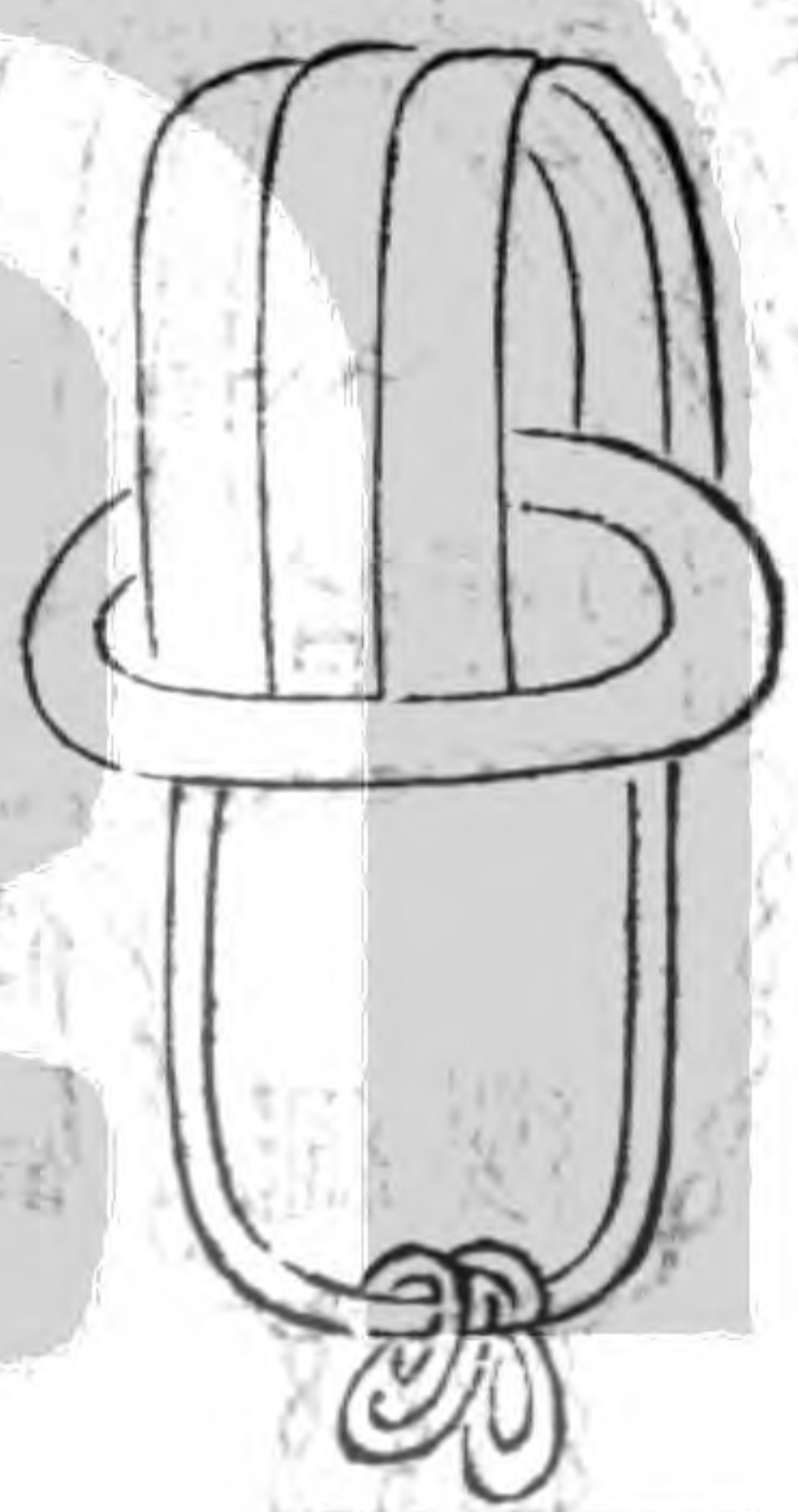
圖三

小功 總麻 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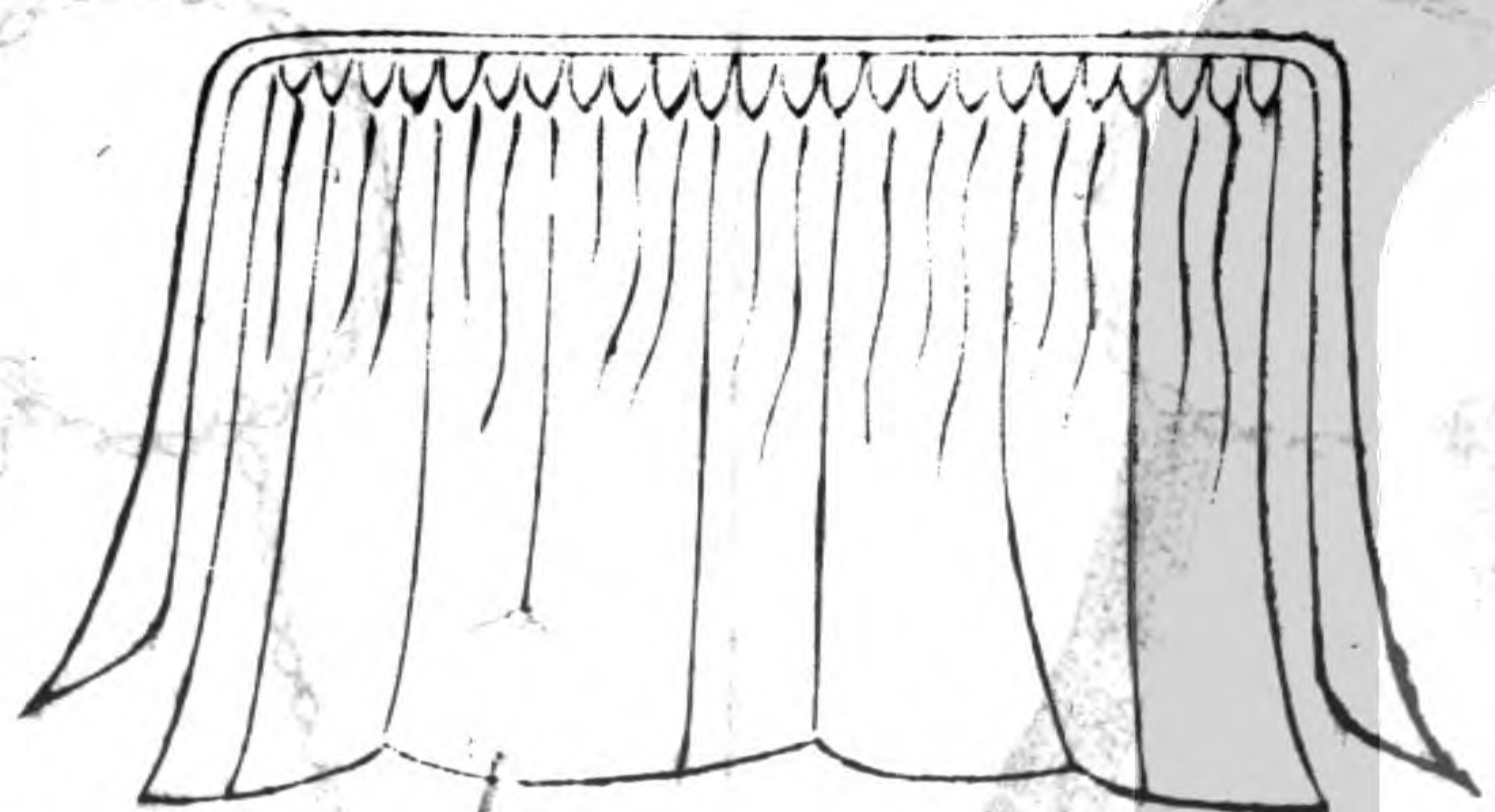
圖四

練冠



練冠練冠賈公彥謂以練布練布為冠也然則練冠者豈即練冠之制而用淺絳色布與○朱子曰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

裳圖



鄭玄謂婦人不殊裳說見前孝慈錄婦人麤布長裙

經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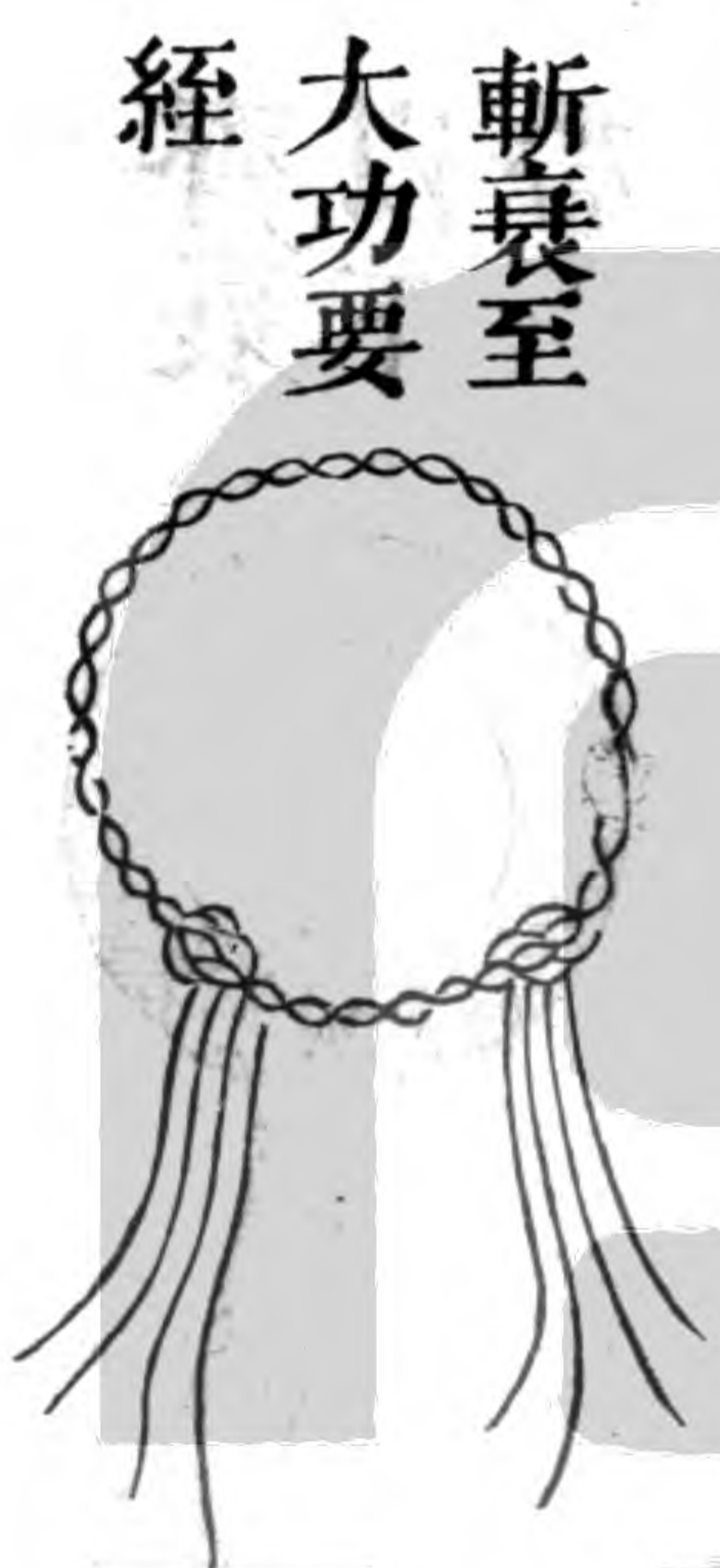
苴麻爲之婦人同

圖二



齊衰大小功牡麻總澡麻婦人同

圖三



斬衰苴麻齊衰大功牡麻士喪禮要經散帶坐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帶坐三日紋坐又婦人結本餘與男子同孝慈錄婦人無經帶○按家禮既練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楊信齋曰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經帶之文故不言除此爲疏略孝慈錄皆倣家禮與經傳異也

圖四



小功總皆澡麻襟記大功以上散帶故先儒謂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坐也

紋帶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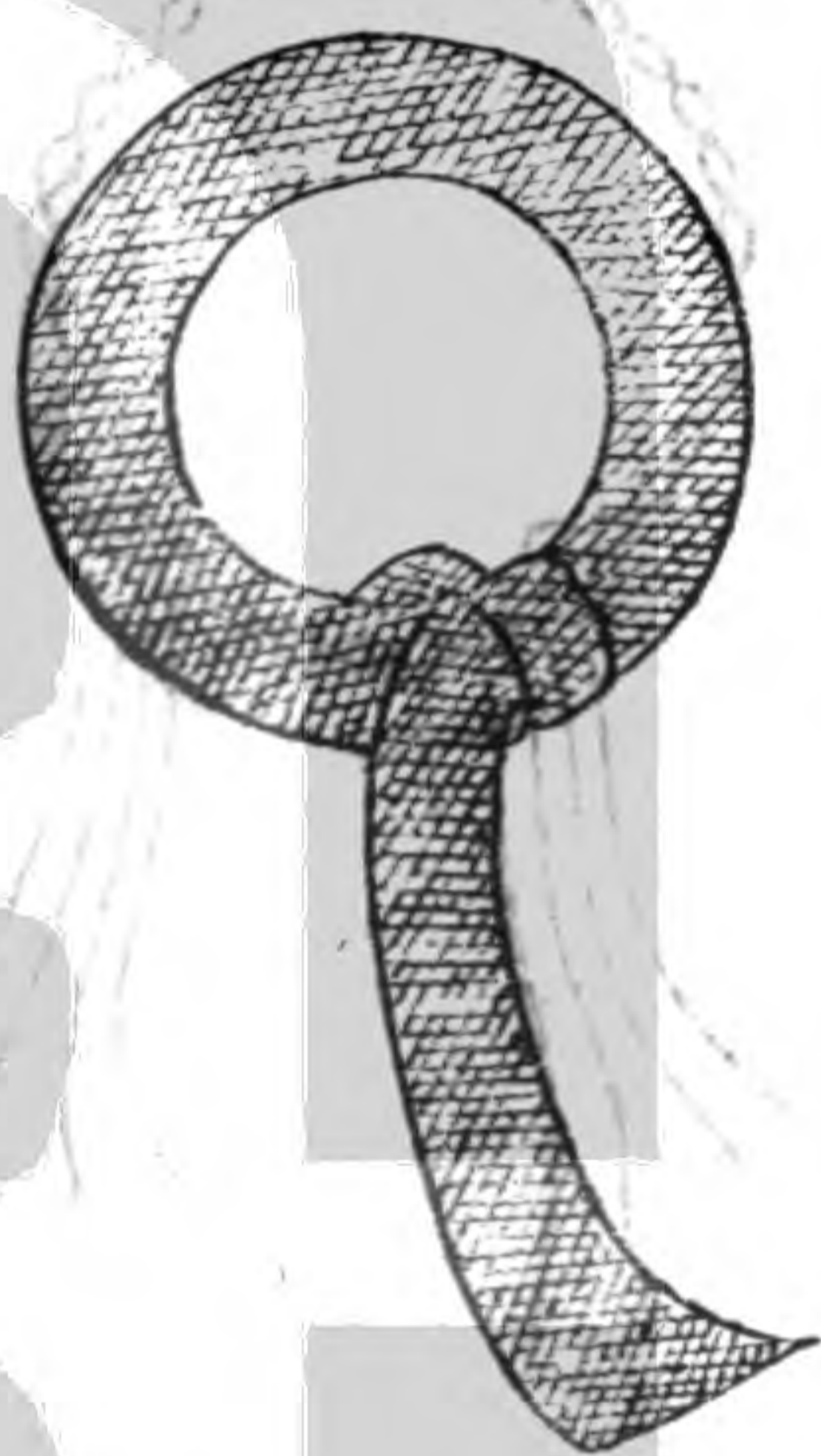
斬衰

帶

苴麻爲之婦人同○按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然則男子紋帶初亦散坐故竊疑紋帶卽要經也說見前

圖二

齊衰
以下
帶



布爲之婦人同○按禮婦人之帶牡麻鄭玄謂齊衰以下者然齊衰以下皆布帶不知其爲牡麻否也得毋婦人不用苴麻與

杖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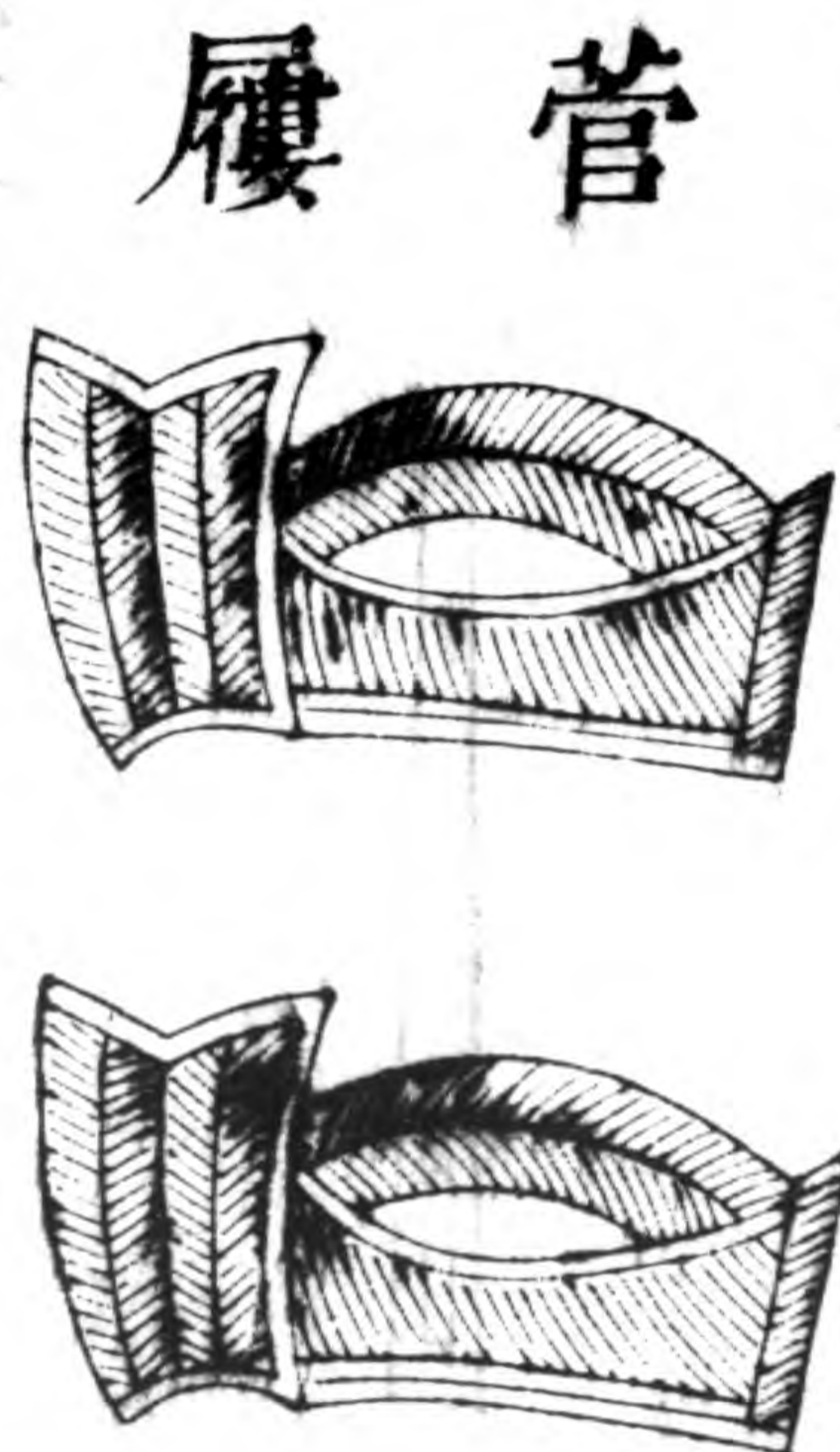


圖二



禮斬衰用苴杖齊衰用削杖孝慈錄斬衰兼用苴削杖齊衰與禮同傳婦人不杖說見芻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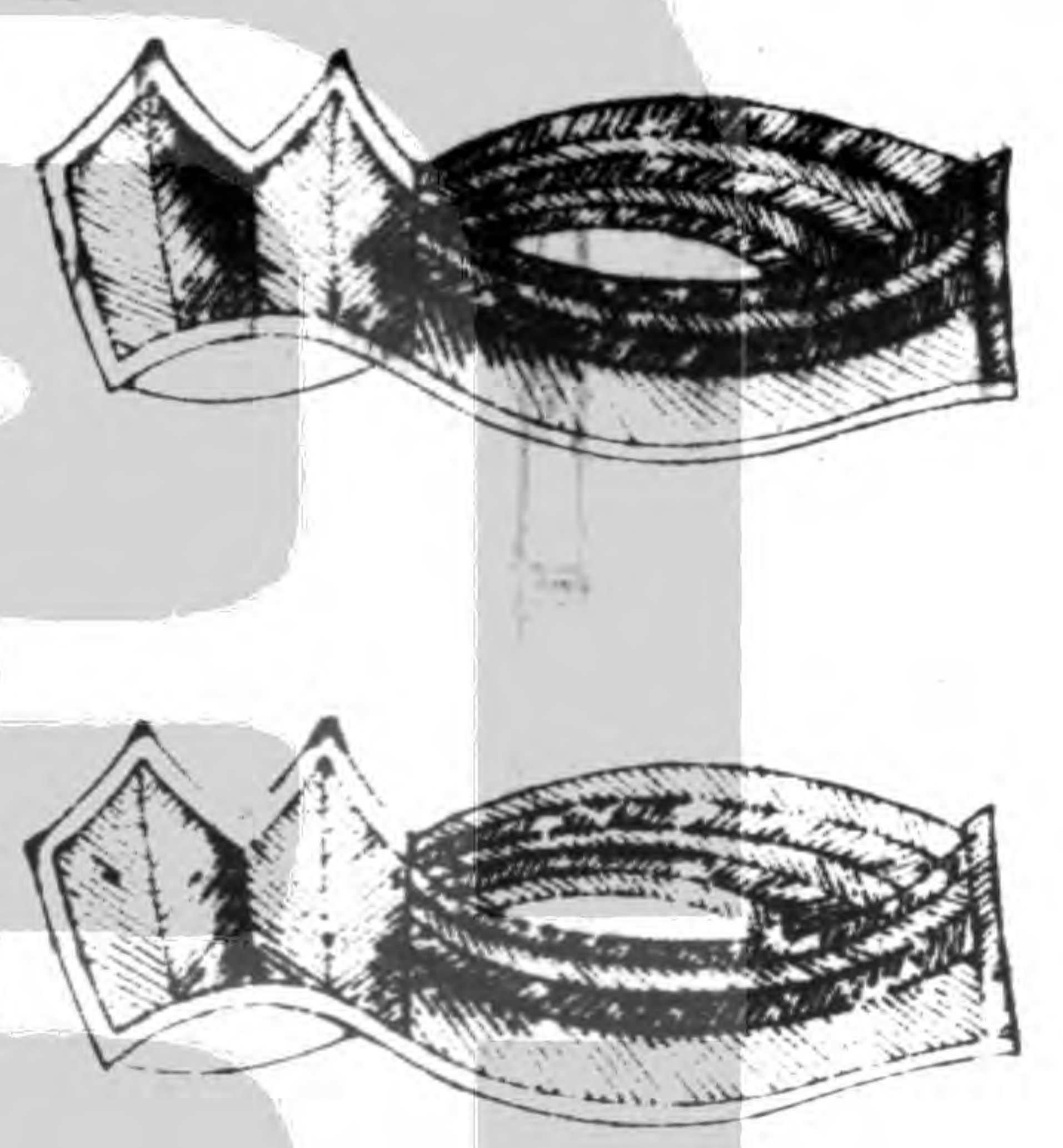
屨圖一



婦人屨未詳周禮命婦散屨鄭玄謂祭
祀有散屨者惟大祥時開元禮屨如男
子不知何據孝慈錄麻屨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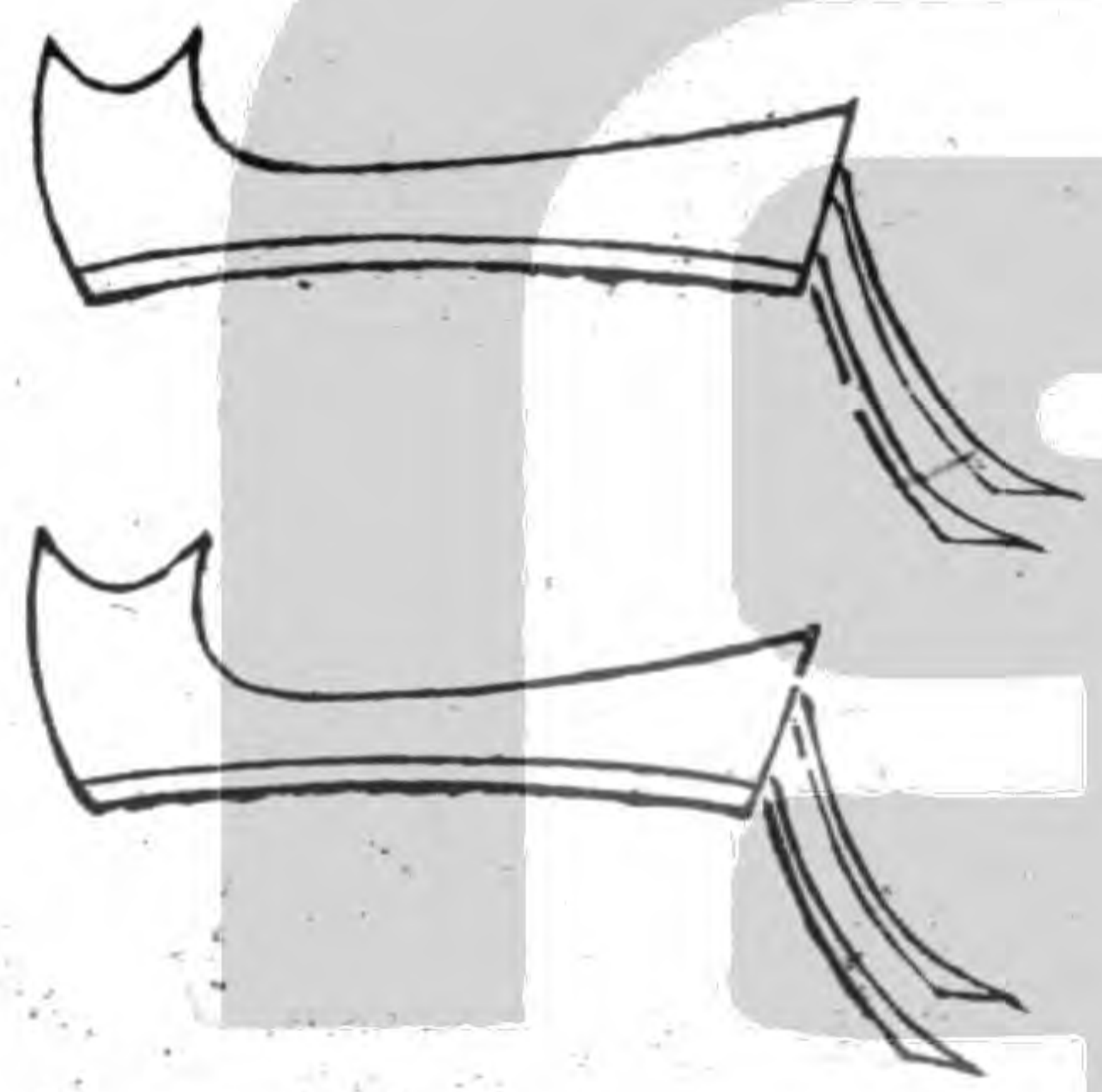
疏屨



按曲禮有苞屨鄭玄謂齊衰之非蓋卽
疏屨也又有鞮屨大夫士去國所服者
鄭玄謂無絢之非蓋卽吉屨也士冠禮
又有總屨鄭玄亦謂喪屨然齊衰以下
不知何者安服之豈以是配總衰與姑
附於此

圖三

吉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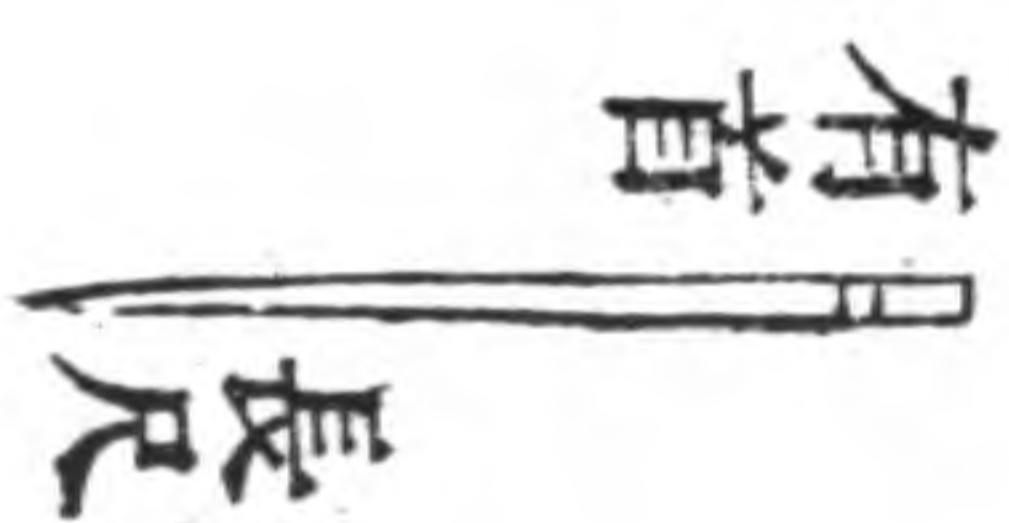
無絢

大功以下經不言屨舊說吉屨無絢
功總麻用之孝慈錄大功麻屨小功
麻繩屨皆以麻爲之○按喪服小記齊
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謂以麻繩
爲屨則麻屨是也

○婦人笄總髮式圖

笄圖一

笄 惡



禮傳櫛笄也孝慈錄無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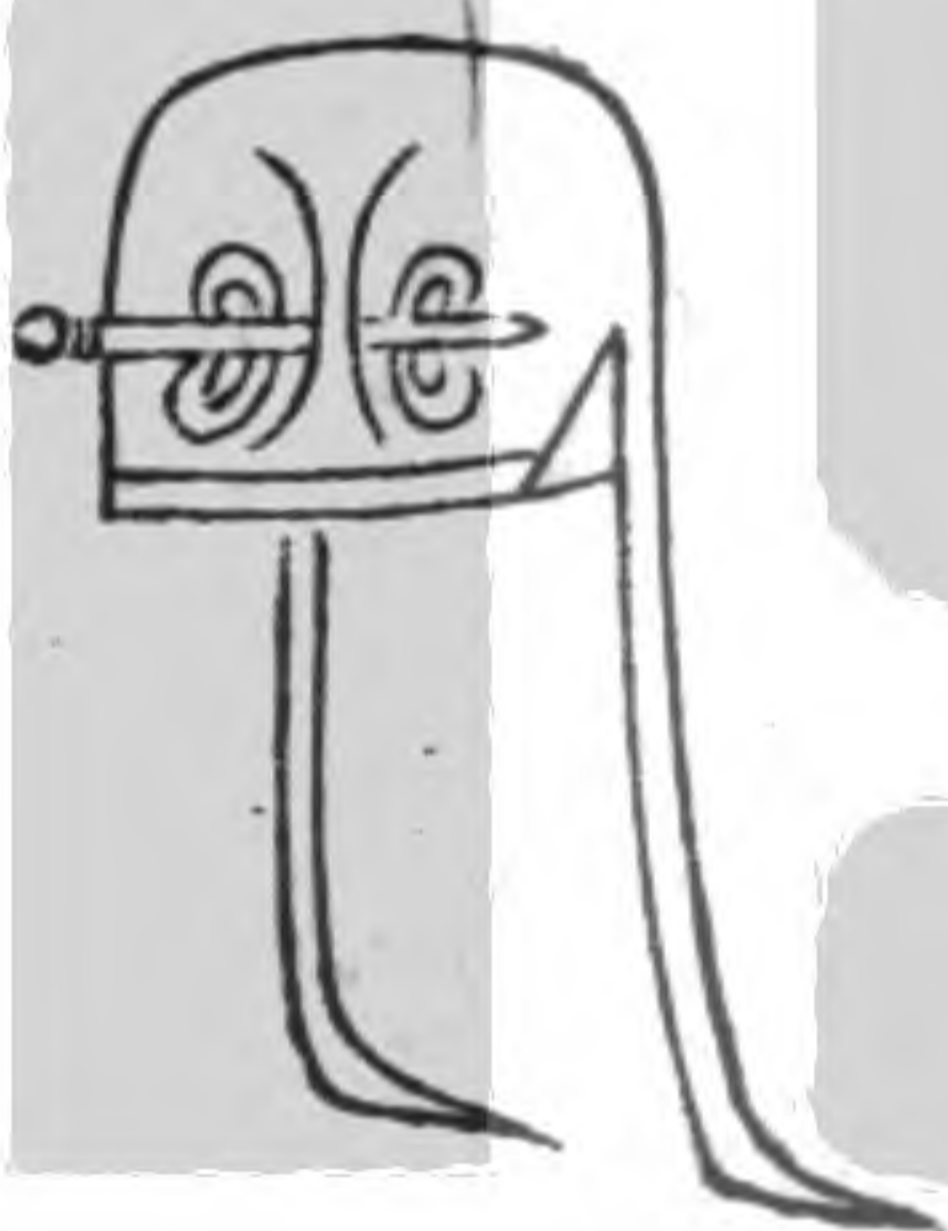
笄 箭



孝慈錄竹釵即此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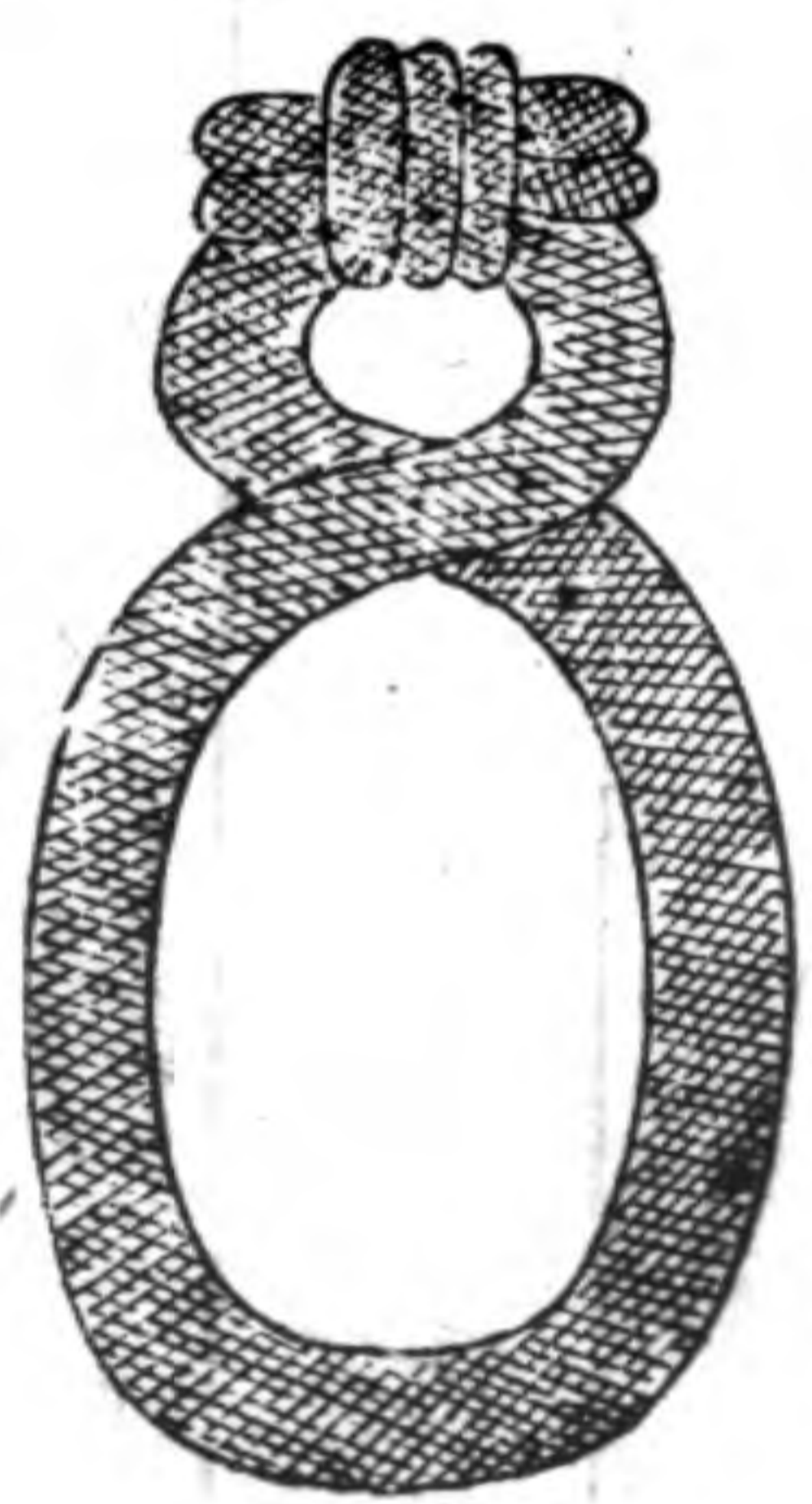
總圖

總 布



以布爲之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禮傳長六寸賈公彥謂齊衰大功長八寸小功總一尺孝慈錄用麤布蓋頭無總髮又家禮有布頭帶今吳俗猶然即總之遺意

髮圖



鄭玄謂以麻自項交於頤上卻繞紒如著慘頭孝慈錄見前○按陳氏禮書引記謂婦人之髮猶男子之髻髮免也髮以麻則髮以麻免以布則髮亦以布髮以麻則斬衰也以布則齊衰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二終

康熙乙卯春正月

同里周

靖

拔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三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

儀禮五服旁通圖

律文五服旁通圖

儀禮本宗服圖

律文本宗服圖

儀禮為姑姊妹女子子女孫適人者服圖

律文為姑姊妹女及孫女在室出嫁者服圖

儀禮女子子適人者為本宗降服圖

律文出嫁女為本宗降服圖

儀禮母黨服圖

律文母黨服圖

儀禮妻為夫黨服圖

律文妻為夫黨服圖

儀禮及今律文妻黨服圖

儀禮妾為君黨服圖

律文妾為家長服圖

五服圖總跋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三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

外彙三

○儀禮五服旁通圖

斬衰三年 齊衰二年

杖期

不杖期

降服

降

降

父卒為母○繼母慈父在為母母如母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正服

正

正

正

父○父為長子○為母為長子○妾為君妻○出妻之子為母人後者

之長子

○父卒繼母嫁從為

祖父母○女子子為祖父母○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傳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疏謂舉疏以見

按喪服傳婦人不之服報杖及考小記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

父母適孫為士者○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為妻○昆弟○為眾子○昆弟

親言外以包內蓋
為人後者服其所
後親及其旁親皆
與子同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
妻為夫○妾為君

按鄭玄曰妾謂夫
為君者不得體之
加尊之也雖士亦
然今律文避君字
改稱家長蓋與禮
意同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
父○父卒為祖後
此條見于夏傳中
而劉寶謂經無為
祖三年之文此曲
說也今依傳補入

義服

為父母主喪者不
杖則子一人杖然
則婦人亦杖也孔
穎達曰童子婦人
不杖婦人謂童女

之子○大夫之庶子
為適昆弟○適孫○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
昆弟之為父後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
無主者姑姊妹報○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
子○大夫之子為世
父母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姑姊妹女
子子無主者為大夫
命婦者惟子不報

義

義

義

諸侯為天子○君○無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
其君

按禮之齊衰有三
年有杖期有不杖
期有三月凡四等
開元禮又加曾祖
五月為五等自升
母服降長子服而
明孝慈錄遂無齊
衰三年之文蓋禮
服之升降始於唐
而訖於明可以觀
世變云

無

繼父同居者
為夫之君○為君之
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妾為女君○婦為
舅姑○夫之昆弟之
子

大功九月七月

小功五月

總麻三月

殤降

殤降

殤降

叔父之長殤中殤○叔父之下殤○適孫庶孫之中殤○從祖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之下殤○昆弟之下
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子女子之長殤中殤○大夫庶子為適
○從父昆弟姪之下
殤○昆弟之長殤○昆弟之下殤○姑姊妹
殤○夫之叔父之中

適孫之長場中場○妹女子子之下場○場下場○從母之長夫之昆弟之子女子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場報○夫之姑姊妹子之長場中場○大從父昆弟之長場○之長場○從父昆弟夫之庶子為適昆弟為夫之叔父之長場之子之長場○昆弟之長場中場○公為○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子之長場中場○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孫丈夫婦人之長場大夫為適子之長場中場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場○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場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 總麻

降 降 降 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孫適人者○為人後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者○女子子適人者者為其姊妹適人者報

為眾兄弟○為人後○大夫大夫之子公者為其昆弟○女子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子嫁者未嫁者為世庶孫姑姊妹女子子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適士者○大夫之妾○大夫為世父母叔為庶子適人者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

正 正 正 正

從父昆弟○庶孫○從祖祖父母○從祖族曾祖父母○族祖適婦○姪丈夫婦人父母○從祖昆弟○父母○族父母○族報○大夫之妾為君從父姊妹○庶婦○昆弟○庶孫之婦○之庶子○君為姑姊妹君子子為庶母慈己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者○大夫大夫之妻外祖父母○從母丈祖昆弟之子○曾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夫婦人報○君母之○父之姑○乳母為姑姊妹女子子嫁父母從母按乳母鄭玄注養

無

無

於大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子者有佗故以賤者代之袁準謂母者因父得稱疑此非聖人之制律文八母圖則謂父妾乳哺者此說得之外孫○甥○壻○妻之父母○姑之子按禮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此言舅之子報姑之子耳程伊川先生謂姑之子報舅之子者非是舅○舅之子○君母之昆弟○從母昆弟

義

夫之諸祖父母報○為夫之從父昆弟之

義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義

世父母夫之祖父母

義

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叔父母

妻○賢臣賢妾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朱子謂禮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唐魏玄成何據乃為大功按旁親之服無不報者其義可以類推此即魏所據也餘倣此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為宗子

寄公為所寓○庶人為國君○為舊君君之母妻○大夫在外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子適人者

○舊君

按為舊君有二條前為老若疾致仕者後為在外待放未去者在外則於君之母妻與民同故不為服繼父不同居者

繼父不同居者

律文五服旁通圖

斬齊三年

齊衰杖期

不杖期

齊衰五月

子為父母女在室并
已許嫁者及已嫁被
出而反在室者同○
為繼母慈母養母○
庶子為適母為所生
母○適孫為祖父母
高曾祖父母承重
唐荆川曰承重者
受重之謂非代父
也若以代父為說
則父為曾祖齊期為
為高祖齊五月而
吾皆代為之斬倒
置甚矣愚謂為高
祖承重者代曾祖
也為曾祖承重者
代祖也當以是推
之

適子眾子為庶母適
子眾子之妻同
按婦為夫之庶母
雖列於杖期條中
然孝慈錄率仍家
禮婦人不杖則亦
不杖期也夫為祖
母承重從夫服者
亦是是行禮者姑
擇之

祖為適孫○為適長
子眾子及子為人後
者○繼母為長子眾
子慈養母同○為女
在室者○為適長子
為高祖父母
從為繼父先曾同居今
不同居者○同居繼
父而兩有大功以上
親兄弟之子女○父
母在為妻

齊衰三月

按宋制為出嫁母妻為夫親兄弟之子
皆申心喪三年今女
無○又按宋元嘉妾為家長之正妻○
以後定有心喪之家長父母○家長之
制見於隋書禮儀長子眾子與其所生
志及劉子翊傳蓋子
不獨後宋為然也女出嫁為本宗父母

妻為夫○婦為舅姑適孫祖在為祖母承○在室及雖適人而
為夫之適繼慈養母重

按禮為長子傳曰弟姊妹姪及姪女在
正體於上又乃將室者○出嫁為兄弟
所傳重也謂長子之為父後者
當先祖之正體將
代為宗廟主故有
適孫為祖父母承
重之服祖在似不
應言承重今律文
為祖母下疑當衍
承重二字○又按
禮有適子者無適
孫所謂適孫祖在
為祖母者乃是父
先卒祖母繼亡者為人後者為其本生
也宋制仍申心喪父母
三年今無

○妾為家長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
母為人後者之妻同

按晉征南將軍羊
祜取弟子伊為子
祜卒伊不服重祜
妻表聞伊舜曰伯
生存養已伊不敢
違然無父命故還
本生尚書彭權議
子之出養必由父
命無命而出是為
叛子詔從之然則
父歿之後不得擅
為人後也丘氏大
學衍義補亦主此
說

夫為妻
三年今無

按宋制仍申心喪
三年今無康熙十
二年許各官給假

治喪一年
為同居繼父而兩無
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總麻三月

為眾孫及孫女○為眾子祖母為適孫眾孫○為適為眾孫婦○為曾孫玄孫
婦及女已嫁者○為姪婦孫婦及孫女已嫁者○為
及姪女已嫁者○為同堂伯叔祖母○同堂伯叔母○族伯叔祖父母及族
兄弟姊妹○姊妹已嫁者○再從兄弟姊妹○伯叔父母○族兄弟姊妹
者○為己兄弟之子為人同堂姊妹已嫁者○同堂
後者
妻為夫之祖父母○夫之堂姑○為兄弟之妻○兄
伯叔父母○夫兄弟子之弟之孫女孫
妻○夫之兄弟女已嫁者為外祖父母○母之兄弟
姊妹○姊妹之子
女出嫁為本宗伯叔父母妻為夫兄弟之孫女孫○
○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夫之姊妹○夫之兄弟
女○本宗姊妹及妻○夫同堂兄弟之子
按姊妹相為服朱子云女

不降今考喪服傳訖律
文既嫁皆降大功當是
兩人皆嫁不更降也姑
識於此以俟知禮者
為人後者為其伯叔父母
兄弟及姊妹○妻為夫
本生父母

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兄弟
姊妹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已
嫁者

姑之子○舅之子○兩姨
兄弟○妻之父母○壻○
妻為夫高曾祖父母○夫
之伯叔祖父母同堂伯叔
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堂姑
○夫之同堂兄弟姊妹○
夫同堂兄弟之妻○夫再
從兄弟之子女○夫同堂
兄弟之子女已嫁者○夫同
堂兄弟子之妻○夫同堂
兄弟之孫女孫○夫兄弟
孫之妻○夫兄弟之孫女
已嫁者○夫兄弟之曾孫
男女
女出嫁為本宗伯叔祖父
母及從祖姑○本宗同堂
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
○本宗同堂姊妹已嫁者
○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

○律文本宗服圖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總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復祖 總	族伯叔母 總	族兄弟妻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小功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高祖父 齊衰 三月	曾祖父 齊衰 五月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小功 不杖期	族曾祖父 伯叔祖父 伯叔父 期 三年	族復祖 堂伯叔母 堂弟妻 堂姪婦 堂姪孫 總	族伯叔母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族兄弟妻 再從弟妻 再從姪婦 總

父母 父母 母 身 女 女 女 女

族曾祖姑 從祖祖姑 姑 妹 姪女 姪孫女 姪曾孫女

族祖姑 堂姑 堂妹 堂姪女 堂姪孫女

族姑 再從妹 再從姪女

族妹

出嫁無

在室總

出嫁總

在室小功

出嫁小功

在室大功

出嫁大功

在室期

女 女 女 女

○儀禮女子子適人者為本宗降服圖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齊衰三月

父母

大功

世叔父母

大功

兄弟

為父後者期 為兄弟大功

己

姑 姊妹

大功

從父姊妹

小功

從祖姊妹

總

兄弟之子女

大功

從兄弟之妻

總

兄弟之孫

總

女子子適人者高曾祖父
母不降兄弟之為父後者
亦不降世叔父母姑姊妹
兄弟之子女亦不再降

○律文出嫁女為本宗降服圖

齊衰 高祖父母 三月	齊衰 曾祖父母 五月	齊衰 祖父母 期	齊衰 父母 期	齊衰 己	齊衰 兄弟 大功	齊衰 兄弟子 大功	齊衰 堂兄弟 小功	齊衰 堂兄弟之子 總
齊衰 祖姊妹 在室總 出嫁無	齊衰 父姊妹 大功	齊衰 姊妹 大功	齊衰 堂姊妹 在室小功 出嫁無	齊衰 堂姊妹 在室小功 出嫁無	齊衰 堂兄弟之女 在室總 出嫁無	齊衰 兄弟女 大功	齊衰 堂兄弟之子 總	齊衰 堂兄弟之子 總

○儀禮母黨服圖

君母之父母小功 妻為夫之諸祖父母總	外祖父母 小功	父母	舅 君母之昆弟從服 總	舅之子 總
庶子不為後服其外祖如 邦人 出妻之子為母期 則外祖父母無服	從母 小功 庶子不為後服其 從母如邦人	君母之姊妹小功	妻 夫之外祖父母報總	己 外祖父母為外孫總 舅報總 從母報姊妹之男女小功 舅之子報姑之子總 從母昆弟相為服總
從母之子 總	從母之子 總	從母之子 總	從母之子 總	從母之子 總

○律文母黨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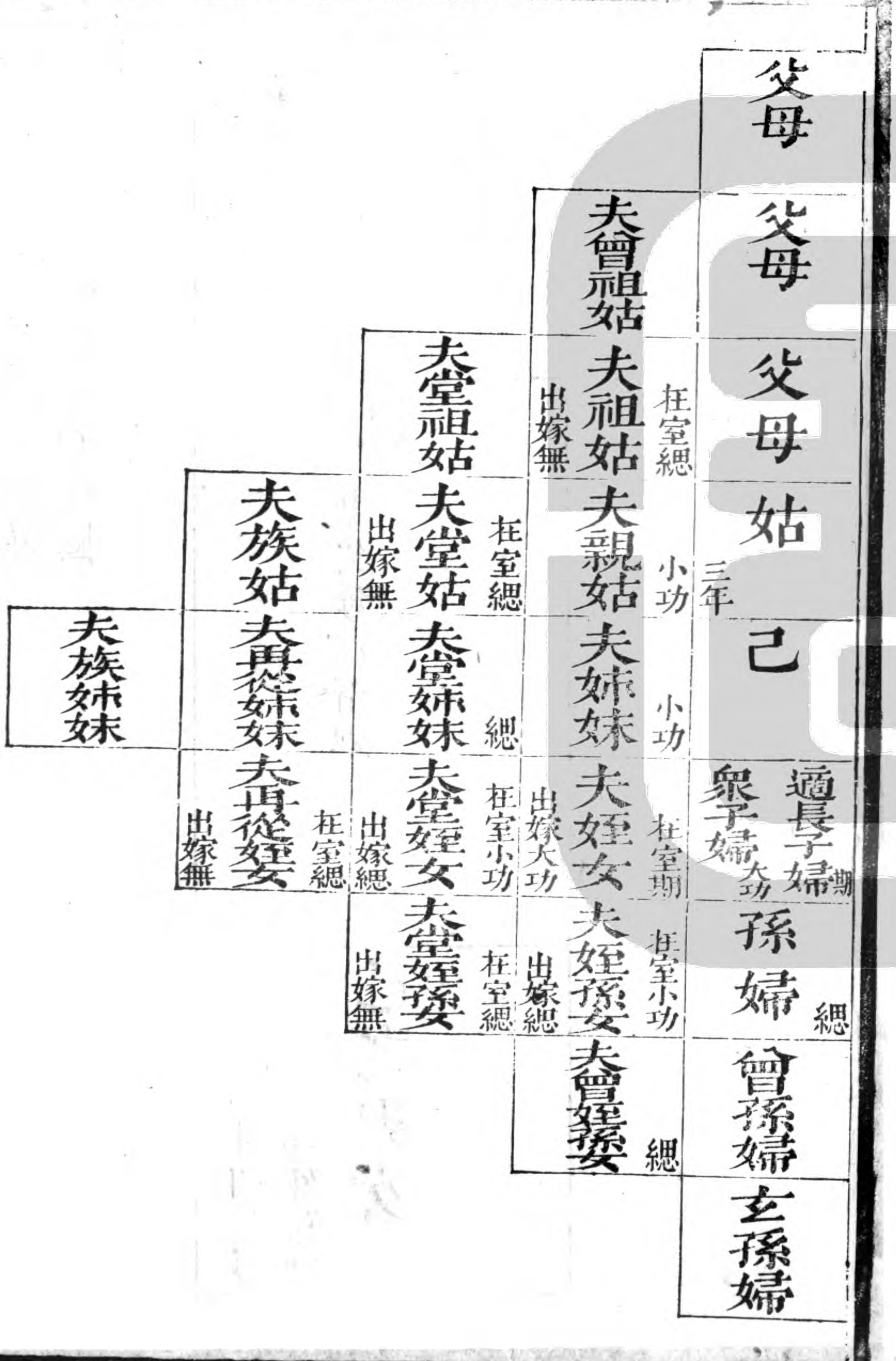
外祖父母 <small>小功</small>	母	母之兄弟 <small>小功</small>
母	母之姊妹 <small>小功</small>	舅之子 <small>總</small>
己	兩姨之子 <small>總</small>	
<small>外祖父母為外孫男女總 舅姨為甥小功 姑舅兩姨之子相為服總</small>		

○儀禮妻為夫黨服圖

夫之曾祖父 <small>夫之祖父 夫之祖母 夫之曾祖母</small>	夫之祖父 <small>夫之祖母 夫之曾祖母</small>	夫之從祖父 <small>夫之從父昆弟 夫之從曾兄弟</small>	夫之昆弟 <small>夫之昆弟 夫之姊妹</small>	夫之昆弟之子 <small>夫之昆弟之孫</small>
夫之諸祖母 <small>總報</small>	姑 <small>不杖期</small>	己	婦 <small>通大功 庶小功</small>	孫婦 <small>總</small>
夫之世叔母 <small>夫之世叔父 夫之姑 夫之姊妹</small>	弟姒婦 <small>小功</small>	夫之從祖昆弟 <small>夫之從曾兄弟</small>	子 <small>女子通大功 通齊衰三年 庶期</small>	孫 <small>大功</small>
夫之從祖母 <small>總</small>	夫之從曾兄弟 <small>夫之從曾兄弟</small>	夫之從曾兄弟之子 <small>夫之從曾兄弟之孫</small>		
夫之從曾兄弟 <small>夫之從曾兄弟</small>	夫之從曾兄弟之孫 <small>夫之從曾兄弟之孫</small>			

律文妻為夫黨服圖

夫為祖父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並從夫服○夫為人後其妻為本生舅姑大功



○儀禮及今律文妻黨服圖

按律文妻黨之服與禮傳同茲不別為圖

妻父 總	妻母 總
己 妻父母為壻總	
己之男女 外祖父母 為外孫總	

○儀禮妾為君黨服圖

公士大夫為寡妾總

為君斬衰

君

為君之黨服皆與女君同別見妻為夫黨服圖

君

為君之長子三年

之

公妾大夫妾為其子期

子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大功
為君之庶子適人者小功
士妾為君之眾子亦期

女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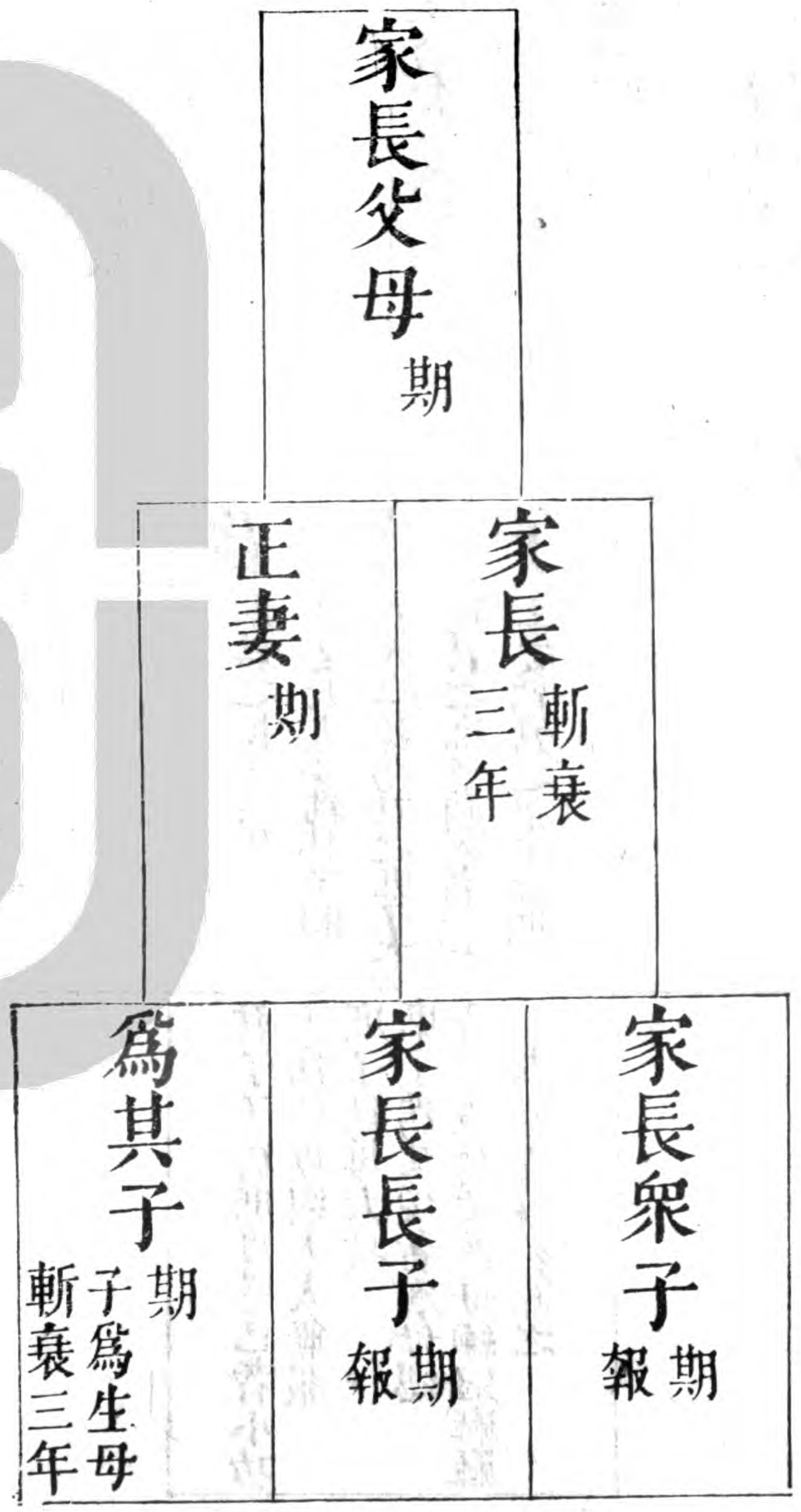
女君於妾無服

為女君不杖期

○凡妾以妾及士及庶母
凡妾以妾及士及庶母
凡妾以妾及士及庶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小功
士為庶母總大夫無服
庶子為母大功
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總
公子厭於父為母練冠麻
衣繚緣既葬除之

○律文妾爲家長服圖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蓋前賢所重在攻經而予所重在遵律宐其彼此不同也禮時爲大管者殷人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祔周率哭而祔孔子蓋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宐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

法矣

古今五服考異卷三終

康熙乙卯春正月

同里周

靖

校字

休寧汪繩武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四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

儀禮喪服傳與後世異者六十條

喪服記與後世異者八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四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

外彙四

○儀禮喪服傳五服與後世異者六十條

○斬衰三年一

父為長子 唐開元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
洪武七年定孝慈錄始改父為適長子眾子皆齊衰
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齊衰三年二

父卒為母繼母慈母如母 開元禮訖明令竝同
孝慈錄改斬衰為人後者為所後母亦同今律
文仍之

按賈公彥曰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爲
母期若前遭父喪未闋卽得爲母三年孔穎
達曰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皆行以父
死爲母三年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率母喪
雖期父喪旣顙母之練祥亦皆行也諸儒說
竝同陳氏禮書謂父喪未除而母死猶服期
而不得三年其說引內則女子有故二十三
而嫁爲證此曲說也不足信

母爲長子 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改爲適
長子衆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之

○齊衰杖期四

父在爲母 唐上元初皇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
三年喪詔依行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
父在服母三年雖則權行有紊彝俗請仍舊章
制令百官詳議久不決至七年敕一依喪服文
自是卿士之家爲母行服不同其後修開元禮
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孝慈錄又
改斬衰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亦同今律文仍之
妻 鄭玄謂父在適子不杖庶子杖蓋援小戴禮
喪服小記也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

襍記父母在杖其說不同今律文不分適庶
父母在皆不杖

出妻之子爲母

徐邈曰非其所生則無服也

唐神龍初皇后

請天下出母終者制服三年其後不行開元禮
訖今律文竝與儀禮同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今律文始改不杖

○齊衰不杖期四

爲祖父母 開元禮訖今律文爲祖後者祖在爲
祖母加杖

適孫

傳有適子者無適孫

開元禮與儀禮同注云凡爲後

承適者雖曾玄孫與孫同孝慈錄不分有無適
子今律文仍之疑省文也又律文祖爲適孫不
杖期祖母爲適孫大功與衆孫同

均適孫也祖母爲之服獨降於祖父者蓋祖
在爲祖母期不應卽以期報之嫌其太重故
律文改此條與前代異也

婦爲舅姑 先是開元禮舅姑服與儀禮同而時
俗有行三年喪者貞元十一年河中含曹參軍
蕭據狀言非是下禮院詳定判官李峒議婦人
不貳斬未嫁從父旣嫁從夫父母之喪尙止周

類彙卷五十四
三
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有違開元禮者以敗法
亂紀論後唐劉岳書儀始改斬齊三年宋初孝
明后爲昭憲太后服三年喪乾德二年判大理
寺尹拙等上言夫居苦出之中婦被綺羅之飾
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云云令左僕射魏仁浦等
議其請舅姑之服三年斬齊一從其夫爲定孝
慈錄又改爲姑斬衰與舅同今律文仍之
妾爲其父母 開元禮訖孝慈錄竝同今律文無
服疑統在出嫁女爲父母服內

○齊衰三月三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
以上二條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會祖父母 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等奏請加
齊衰五月今律文同

按閩清陳氏曰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會祖宐
大功高祖宐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
大小功芻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齊麻尊
尊也減其月數恩殺也此禮所謂上殺服適
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會孫宐
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會孫服會祖

三月會祖報亦如之會祖尊也故加齊衰會
孫卑也故服總麻此禮所謂下殺如此則不
應加服五月然喪服經傳正文本無高祖玄
孫服

按崔山雅言經止說會祖以下至會孫無高
祖至玄孫之文若有高祖之稱則漢惠不應
名其父為高祖矣以此知記皆漢儒曲說沈
存中亦云由祖而上皆會祖由孫而下皆會
孫雖百世可也如此則不應
加服姑附於此以備一說

○大功長殤九月
中殤七月六

子女子之長殤中殤

按禮男子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公

羊傳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
治之近世女子年在童穉其父母即已受幣
不牽殤死豈得概用成人之服又按禮十五
而許嫁然則許嫁者年十五以上不當殤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
之長殤○適孫之長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之長殤中殤

以上大功殤六條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不為殤封陽侯
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於是服者皆依

成人例開元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孝慈錄無
殤服今律文仍之

按鄭玄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
之庾蔚之謂今世則不然受命出官僂同成
人蓋與古異也

○大功九月七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齊衰期不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 晉升平四年太
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樂

安王故事大功九月遂爲著令唐開元禮齊衰
三年不降宋會要熙寧七年詔父母及繼母慈
母己所生母竝喪三年明令明集禮改妾子爲
其母期孝慈錄又改斬衰三年不分父存歿皆
同今律文仍之

按原子或問大明令載妾子爲其母期注謂
適母在室者不知適母所厭在父存時邪抑
在父歿之後原子曰婦人雖貴無厭降之義
此小注之誤也若集禮所載則無此注夫妾
子服母據其父存亡爲制耳不得繫於適母

也此論似專主集禮初不及孝慈錄豈微不
滿於後來所改者與○又按鄭玄曰大夫之
庶子父在也父卒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
母皆如衆人此於經傳似無明文然其義可
推也晉范宣荅人適母存疑爲所生母服宣
謂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適母雖尊
然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屈降
支子也其說與鄭注合

附張氏家兒私語妣者比也比於父也
生母不得稱妣況敢以庶同於適乎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妻○昆弟 開元禮

訖今律文皆齊衰不杖期不降

適婦 貞觀中魏徵等請加齊衰不杖期今律文

同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齊

衰不杖期不降

女子子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開元

禮訖今律文爲世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皆
不杖期不降

按女子子未嫁者其服悉如男子不應乃有
此條傳謂妾自服其私親故馬融舊讀合上

大夫之妾一條似按有理鄭玄不用其說後
儒多主鄭義者今姑從之又梁朱異問北使
李業興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
用王義業興曰然異曰女子逆降芴親亦用
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蓋皆以
鄭說爲未當也

○小功殤五月十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姑
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
父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

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以上八條開元
禮訖明令竝與儀禮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大夫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
子子之長殤 開元禮皆大功九月不降明令
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
無服

○小功五月六

從父姊妹 開元禮訖今律文在室皆大功

類彙卷五十四
按從父姊妹在室者宜與從父兄弟服同然
禮服皆降一等出適者不再降賈公彥謂女
子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是一說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姊妹
妹女子子之適士者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大
功不降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
無服

庶婦 貞觀中魏徵等請加衆子婦大功今律文
同

君母之父母從母

注君母父
之適妻

開元禮訖今律文

君母之黨皆無服疑統在外祖父母從母服內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宋元徽二年第七皇弟

訓養母鄭昭容夢制皇子服訓養母依庶母慈
己者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夢詔禮官議皇
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鄭玄說服止卿大夫不
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慈母有三條
一則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爲母子如齊衰章
中慈母是也二則適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
乎慈愛但妾無爲母之義故服以小功小功章

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養之義同師保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鄭玄不辨三慈溷爲訓釋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改定令適妻之子母率爲庶母所養賢賤並服五月開元禮訖明令並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疑卽用乳母之服

按武帝所云妾無爲母之

義非是禮慈母庶母皆有母名

○總麻殤三月八

庶孫之中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

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

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按內則男三十而有室女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笄則不爲殤矣又孔子家語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譙周曰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嫁娶如此則雖男子娶婦不待三十夫之姊亦不應有長殤之理此姊字恐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以上總麻殤八條開元禮訖明令竝同孝慈錄無今律文仍之

按殤服似不可廢孝慈錄與明律所以不載者以有明令竝行故也今律文既仍孝慈錄遂不及增入士大夫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酌知禮者詳之

○總麻三月九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開元禮從祖姑姊妹爲本宗兄弟報服與儀禮同今律文不報疑省文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晉太元末太常車胤屢

上言自頃公侯至於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適違禮犯制宐加裁抑尚書下主者參詳謂宐聽胤所上班下內外以爲永制宋熙寧中始改齊衰三年明令又改降總麻與儀禮同孝慈錄斬衰不降今律文仍之

士爲庶母大夫無服 先是唐制庶母無服顯慶中長孫無忌言禮庶母總且庶母之子昆弟也爲之期是同氣而吉凶異遂請服總孝慈錄改齊衰杖期不分適子衆子皆同今律文仍之

類彙卷五十四
按宋文憲公成穆賢妃壙誌略云洪武七年
妃夢上爲之感悼遂緣人情定議命東宮親
王持服一期云云孝慈錄卽成於是年秋蓋
專爲庶母起義耳御製序謂禮官皆迂儒俗
士且引書無逸篇謂後王壽短而社稷移亦
由庶母無服或父死而子烝之人倫安在其
意可見也又雙槐歲鈔妃旣夢詔太子服齊
衰杖期懿文曰在禮惟士爲庶母總陛下賚
爲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
也上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懿文服

以拜謝遂爲著令其始末如此至今不復改
矣○原子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爲庶母總
獨孝慈錄則曰杖期三書皆時王制也其言
輕重不侔將焉適從原子曰士爲庶母總古
禮也然孝慈錄載諸杖期條何也以父妾有
母名妾爲適子衆子期而乃以總報之不已
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服期
今也於其母則總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淡非
至理然則服總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若
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決無服妾母杖期之

類彙卷五十四
理夫庶子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總以此明之
適子不爲妾母期也若父在服之可也

開元禮庶母父妾之有子者今律文同按爾雅父之妾爲庶母左傳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蓋古者父妾皆得謂之母不必有子與後世異惟慈母雖無子而得專母名古今同也

按古者期之喪達乎大夫大功降總麻絕故其服往往與後世異漢魏故事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晉荀顛定新禮欲令王公五等皆芻親絕期摯虞駁之以爲今與古異不可施行隋牛弘建議又欲官在第二品者降芻親一等劉炫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

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嗣後相沿遂爲不易之制

賢臣

注室老士疏室老家相士邑宰也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

服蓋後世卿大夫無臣故也

賢妾

白虎通曰賢妾明有卑賤妾也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按鄭玄謂賢妾姪娣也陳銓曰天子賢妾三夫人諸侯卿大夫賢妾姪娣士賢妾亦爲姪娣雷次宗曰餘妾出自凡庶不爲服也蓋古者以姪娣爲媵適妻歿姪娣得以次攝女君

故殊之於衆妾爲制此服後世旣無媵禮妾皆出於凡庶無貴賤之殊宜乎不爲之服也又王度記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執不足盡人骨肉之親何休曰備姪所以尊尊也備娣所以親親也然則二妾之中得毋先姪而後娣邪

父之姑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在室小功

甥舅 貞觀中太宗以舅與從母親等而服異詔魏徵等議遂請加舅服小功舅報甥猶總服顯慶中長孫無忌請進同從母報今律文同

按釋名從母者爲娣而來則從母列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袁準曰從母小功舅總非也從母蓋從其母爲庶母者親益重故小功不應稱姨母爲從母此因假轉亂而爲名者也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旣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則不降故姨母重於舅袁朱二說不同觀者擇焉又禮外親之服皆總也而唐代惟加舅服不降姨母服者蓋體傳中以名加之義朱子以不減姨服而加舅服爲魏玄成之失爲夫之諸祖父母報注外祖父母在內 開元禮訖孝慈

錄夫之外祖父母服竝與儀禮同今律文無君母之昆弟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甥舅服內

○喪服記與後世異者八條

○公子爲母妻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爲其妻縗冠葛經

帶麻衣縗緣皆旣葬除之

注厭於父權爲制此服

晉太

元十五年皇子所生母鄭淑媛薨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宐依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宋元嘉二十九年南

平王鑠所生母薨依禮應麻衣有司奏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皆申母服梁天監五年祠部郎司馬駸牒貴嬪母車亾應有服請準公子爲母之制從之唐以後庶子爲所生母詳見前大功條中又開元禮訖今律文父在夫爲妻皆齊衰不杖期

古者衣冠裳帶鞞屨皆有緣喪服無緣至練然後緣禮大夫士去國徹緣者以喪禮處之也記公子爲母妻麻衣縗緣此非純用喪禮者也縗淺絳色蓋白之似絳者爾雅一染謂之縗是也說文赤黃色非是爲妻縗冠豈有妻喪而赤黃其冠者哉

○兄弟一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注兄弟猶族親

開元禮訖今律文族親皆不降

○兄弟二

兄弟皆在佗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

一等

傳小功以下為兄弟

開元禮訖今律文小功總麻

無加服

○朋友

朋友麻皆在佗邦袒免 小戴禮檀弓居則經出

則否開元禮訖今律文皆無服

○庶子為外祖父母從母舅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

如邦人 開元禮訖今律文庶子為所生母黨

皆無服詳見喪服或問第十條

○為宗子殤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 開元禮訖

今律文皆無大小功三月服

○妾為私兄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開元禮引此文明令訖

今律文皆無服疑統在出嫁女為兄弟服內

類彙卷五十四
按經大功章中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
曰妾自服其私親也如此則妾不獨服其父
母與兄弟矣鄭玄謂文爛在下與馬融說不
同今姑附識於此

○妾為君長子

妾為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

疏與女君同三年

南齊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按
喪服經雖有妾為君之長子二漢以來此禮久
廢請因循前準不復追行詔既久廢停僂開元
禮訖明令皆有服與記同孝慈錄改妾為夫之

長子眾子與所生子皆齊衰不杖期今律文仍
之

據此記則妾有筭明矣楚語司馬子期欲以
妾為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
可乎蓋姑託詞以揆左史而已而先
儒或遂謂古之為妾者不筭誤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四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校字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五目錄
古今五服考異卷五

小戴禮與儀禮服異者九條

左傳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荀卿子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儀禮無服而小戴禮有服者十一條

儀禮有服而小戴禮無服者四條

儀禮無服而孔叢子有服者一條

小戴禮有服而孔子家語無服者一條

鈍翁前後類彙卷五十五目錄終

古今五服考異卷五

外彙五

○小戴禮與儀禮服異者九條

○外祖母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 儀禮外祖母小功又鄭玄曰王姬為齊

襄公夫人莊公為襄公女弟之子當為舅妻儀禮舅妻亦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與儀禮同

○叔父昆弟之子

檀弓縣子瑣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儀禮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爲士者皆降大功則諸侯可知開元禮訖今律文詳見前大功條中

○祖母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儀禮無此文魏永平中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欲服祖母三年喪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太常劉芳議禮經無適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且終德未登下士不可許國子博士孫景邕等議

經雖無正文而有祖爲適孫者豈祖以適服己己與庶孫同爲祖服期於義可乎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終德卽古之廟士也宐聽服三年是時議者不同詔依國子所議施行開元禮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三年爲曾高祖後者爲曾高祖母亦如之宋元豐三年詔自今承重者適子死無諸子卽適孫承重無適孫適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後大理評事僉書建業軍判官劉輝祖母卒力請解官從之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輝始明

孝慈錄服同今律文適孫為祖父母若高曾祖
父母承重皆三年祖在為祖母杖期○又按宋
皇祐初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為祖父中
立服後四十日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
官宋敏求議自開元以前適孫卒則次孫承重
況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適孫古者重適
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今中立未及卒哭從簡已
卒或謂已服期不當改服斬按儀禮子嫁反在
室為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
期出而虞則以三年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

宜解官因葬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類已葬
者用再喪制服遂著為定式蓋是時有諸叔者
適孫猶不承重故祖仁因其叔從簡卒始有此
請也期服未終者又可改服斬衰此今律文所

無

按先儒謂凡服皆以始制為斷惟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遣義絕出則除之然則子嫁反在室者女子之變禮也宋敏求引之非是更詳之

○女子子為父母

小記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儀禮子嫁
反在室為父不分別既練未練又無為母之文

開元禮引小記在為父條下亦不言為母明令
女嫁反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注謂父
母喪期年內被出者孝慈錄皆斬衰三年今律
文仍之

○適婦

小記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儀禮無
降服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詳見前大功條中

○為庶母

小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

疏謂妾經有子子
死父命他妾之子

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
後同也若無子不得立後

儀禮無為庶母

後加服三年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小記半屬喪服傳義疏故其說按詳往往
皆禮服之變也觀為祖母後為父母喪及適
婦不為舅後
與此條可見

○塲後

小記為塲後者以其服服之 儀禮為人後者服

斬無為塲後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曾子問宗子為塲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又
安得有塲後且既為之後矣於禮有父子之
道宐從儀禮為人後例豈臣不塲君子不塲
父而可用本服乎孔穎達謂大宗子在塲中

而死族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依兄弟之服服此殤如此則不應言爲殤後矣陳氏集說又謂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如此則古之士大夫亦有不埃二十而冠者邪當闕疑○又按小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若有後則非無主者也雖勿殤可矣

○大夫士爲父母兄弟

襍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

如士服 儀禮大夫士斬衰無異文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期之喪達乎大夫父母兄弟之服必無升降左傳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服也曰惟卿爲大夫家語孔子告曾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駁人之非如此則襍記所言顯爲非繆且旣曰端衰喪車無等而又云云何也鄭玄謂大夫喪服禮逸殆是強爲之解王肅杜預皆

不主其說

○宦於大夫者

襍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爲公臣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 儀禮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舊臣無服開元禮同後世不得自舉其屬遂無宦於大夫之名矣

○左傳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妻

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晉荀

躒如周葬穆后籙談爲介旣除喪以文伯晏樽以魯壺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籙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以喪賓宴又求彝器又曰三年之喪雖賢遂服禮也 儀禮爲妻期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不應三年杜預謂天子絕期故通謂之三年又晉武元楊后崩預引此立議爲諒闇心喪之證其說非是

按諸儒謂妻之喪略視父在爲母與期之餘喪異者有三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

而祥十五日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或以此故遂稱三年耳

○荀卿子與儀禮服異者一條

○慈母

荀卿禮論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 詳見前儀禮齊衰條及後小戴禮曾子問條中

按小戴禮荀子之言與儀禮各不同得母慈母於己恩有厚薄故服有隆殺所謂稱情立文者與

○儀禮無服而小戴禮有服者十一條

○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

檀弓同爨總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同母異父之昆弟

檀弓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 儀禮無服開元禮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又改小功孝慈錄同今律文無

按鄭玄謂親者屬大功是又黃氏儀禮經傳補服條亦從子游說朱子曰恩繼於母不繼於父故視同父母之昆弟降一等竊恐未安小功差近之然不若律文之愜也詳見喪服

或問第十條

恩繼於母云云此朱子引馬昭難王肅文

○壻與女相爲服

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

注女服斬衰

儀禮

無服開元禮同宋大中祥符元年禮官議女合服斬衰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櫬卽除之明令孝慈錄皆無服今律文仍之

○士妾

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總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

今律文竝同

按諸侯絕芻期大夫絕總小記不言大夫服其妾者蓋以此也此與喪服傳異又三禮考注有子者承後也然則小記所云殆謂適妻無子者○又按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纒笄纁黼在其後鄭玄曰從者謂姪娣則士有姪娣明矣士位既卑其妾或不可以言貴故必俟有子始服之耳曲禮士不名長妾亦不言貴也陳銓謂士貴妾亦爲姪娣士有貴妾非是

○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本生父母

小記夫為人後其妻為舅姑大功 儀禮無明文

開元禮訖今律文皆大功與小記同

○母之君母

小記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君母即己之適外祖母也 儀

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疑統在外祖父

母服內

○為祖庶母

小記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 疏謂父妾亦經有子子死命已

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己父之妾為祖庶母亦服之二三年若無子不得立後 儀禮

無此母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小記為庶母為祖庶母抑何曲體人情之

至庶幾使己妾與父妾之無子者不至死而

乏祀儻亦後世所宜做而行之者也

又按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為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女君之黨

襍記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

先女君之黨服 儀禮無女君之黨之服開元

禮訖今律文竝同

○皇姑

服問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注妾子之妻為其君

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
厭婦也君姑指夫所生母
儀禮無明文開元
禮亦然孝慈錄婦為夫所生母斬衰三年不分
舅姑存歿皆同今律文仍之

按止齋陳氏春秋傳夫人婦某氏有姑之恒
稱也若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
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
聖人書法之嚴如此不應公子之妻乃稱公
子所生母為皇姑將何以處適姑乎皇字似
屬非禮當闕疑

○公子之外兄弟

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
弟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按外兄弟即姑之子也鄭玄引小功以下為
兄弟之說解作外祖父母從母然所謂兄弟
者蓋即爾雅母妻之黨為兄弟耳泛指外親
則可若專指外祖父母從母竊所未安夫之
從母禮傳亦無服也三禮考注亦不從此說

蔣氏圭約謂此乃公子之妻為其兄弟
之為父後者期其解又異觀者詳之

○繼母之黨

服問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 儀禮無服開元禮

訖孝慈錄引此文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皆小功今律文無

按儀禮無繼母之黨之服而服問有此條者豈非人子不牽而遇母出此彝倫之變故禮服不言殆儀禮舉其常而服問道其變也劉子翊曰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此說是也又按記庶子不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服如邦人然則惟庶子旣服其君母之黨又服其母之黨爲有二母黨也

○儀禮有服而小戴禮無服者四條

○出母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於子思曰魯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儀禮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爲父後者無服開元禮不分爲後與不爲後皆服今律文同

按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

不祭故也彼子思尚存子尚非爲父後而使
之不服出母度子思之心必有難與門人言
者故姑婉詞以謝之而孔氏遂以子思爲法
不亦過乎朱子謂子思此事不可曉
汚隆之說亦似無交涉

○慈母

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
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
也何服之有詳見前儀禮齊衰條中
按鄭玄謂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乃有
服觀者詳之

○君母之黨

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儀禮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昆弟總麻無爲母
後不服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君母之黨皆無
服疑統在外祖父母從母舅服內

○妻之父母

服問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公
子厭
於君降
其私親儀禮妻之父母總無庶子被厭降服
之文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又喪服小記世子
不降妻之父母竊謂總服似無可降

○儀禮無服而孔叢子有服者一條

○同寮

孔叢子記義篇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聞諸老聃魯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宐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 儀禮無服開元禮訖今律文竝同

○小戴禮有服而孔子家語無服者一條

○同母異父之昆弟

孔子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炙而問於孔子孔子曰不同居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詳見前檀弓同母異父條中 按檀弓所言不分別同異居此則異居者無服也

古今五服考異卷五終

康熙乙卯春二月

同里周 靖

按字

休寧汪繩武



卷五十七

三

